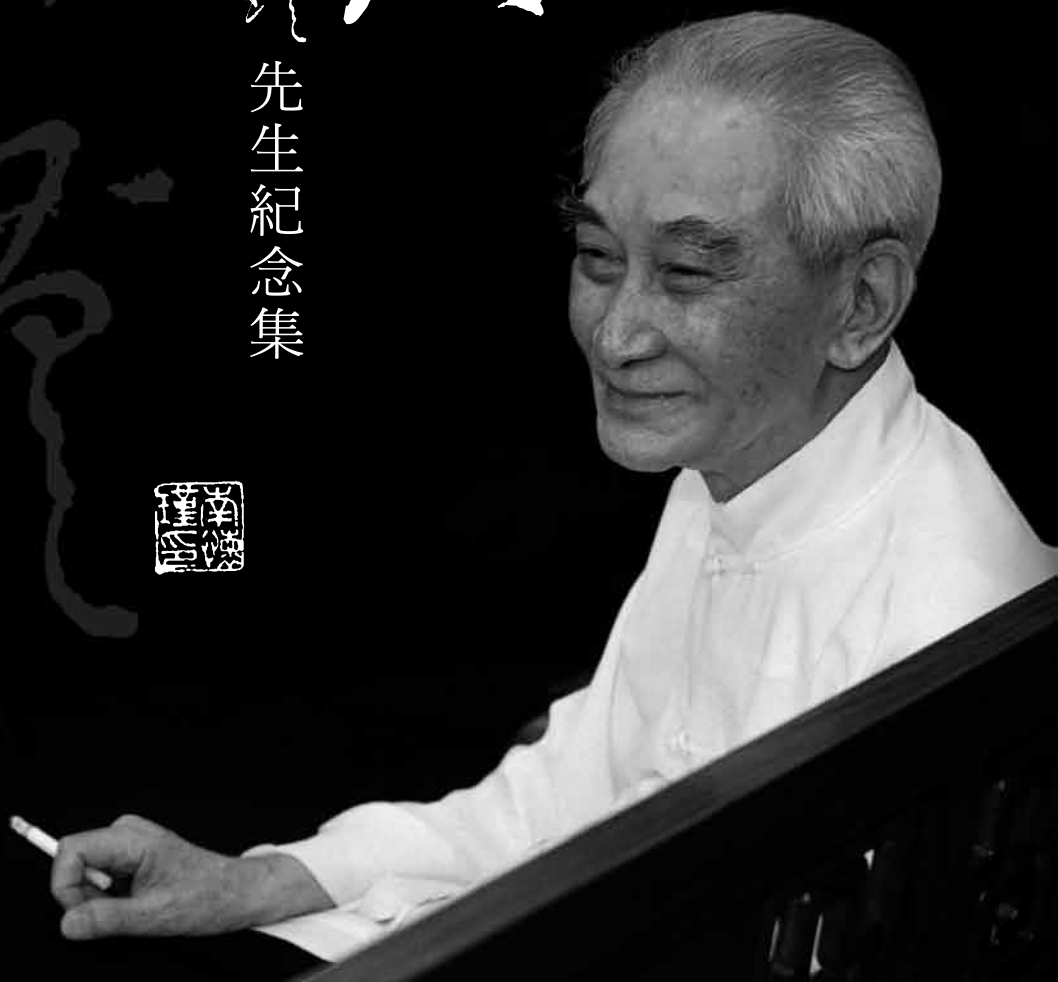


点灯的人

——
袁懷瑾先生紀念集



一代宗師的教化

——感念南懷瑾先生

周瑞金

南師懷瑾先生走了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圓之夜，太湖大學堂舉行南師祭奠告別儀式。來自全國各地、港澳台、美歐等地的親人、朋友、學生共二百多人，滿懷崇敬、痛惜之情為南師送別。儀式上宣讀了溫家寶總理的唁電，中央文明辦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滿深情地發表了告別詞，南師兒子南一鵬代表親屬、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學堂老學生、李傳洪和郭姮晏代表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致辭後，由中國佛學院副院長、教務長、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莊嚴行禮、舉火，為南師茶毗。是時，明月當空，萬里無雲，青煙嫋嫋，全場靜默，揮淚拜別……

告別儀式後，許多親友學生銘感南師教化恩澤，心情難以平靜，久久不願離去。南師

平日的音容笑貌、教化行止，又清晰地浮現在大家眼前。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說過的「我們這一代人，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話，言猶在耳……

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南師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於浙江樂清市翁坪鎮地團橋頭村。時逢軍閥割據、喪權辱國的年代，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便爆發了我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五四愛國救亡運動。從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近八十年的時間裡，中國屢遭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欺凌，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五四後，中國人民終於奮起抗爭，在國共兩黨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軍閥統治，實現了南北統一。

與此同時，一些留學美日歐歸來的學者，以西學的觀點張冠李戴地批判中國歷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還主張「全盤西化」，發動了一場新文化運動。這場新文化運動對我國引進西方文明，推動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但是，由於它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甚至主張剷除中國歷史文化之載體——漢字，引起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包括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鴻銘等人的極力反對，認為那是自毀長城，切斷民族文化命脈。然而，中國歷史文化最終難免在「愚昧、封建、落後」的標籤下，被批判掃蕩，幾近斷滅，這是中國歷史文化亙古未有之變局。百年來的文風乃至大眾思維，也由此一改中國傳統文化下的溫柔敦厚之風，一變而為尖酸刻薄、偏激極端。由此，整個二十世紀，西方來的各種思想在中國主流舞臺上激蕩紛呈。同時，困惑與求索，痛苦與不安，爭論與爭議，也從

未停止過。人文文化的荒蕪，造成了信仰危機、道德危機、靈魂危機、社會危機……

南師就成長在這個令人窒息、令人悲憤的憂患環境，親眼目睹了國家和民族命運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青年時代的他憂心如焚。抗日戰爭爆發，南師激於民族大義，投筆從戎，躍馬西南，屯墾戍邊，在川藏雲貴邊境任大小涼山墾殖公司總經理兼自衛團總指揮，馳騁一方。他有一首詩反映了這段時期的萬丈豪情：「東風驕日九州憂，一局殘棋尚未收。雲散瀾滄江嶺上，有人躍馬拭吳鉤！」後來，鑒於國民黨中央和地方勢力各有圖謀，南師審時度勢，改變了人生方向，掛印而去。在辦了一段時間報紙之後，他重返成都，在中央軍校學習並擔任武術教官與政治指導員。南師的老學生王啟宗先生曾回憶道：「幾乎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記得那時正值日本軍閥對我發動侵略，全國上下奮起抗戰，一般愛國青年無不熱血沸騰，紛紛投筆從戎，救亡圖存。當時我也投身軍旅，於役重慶，一日見報載：『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齡，壯志凌雲，豪情萬丈，不避蠻煙瘴雨之苦，躍馬西南邊陲，部勒戎卒，殫力墾殖，組訓地方，以鞏固國防。迄任務達成，遂悄然單騎返蜀，執教於中央軍校。』」在中央軍校期間，南師結識袁煥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續中國文化斷層，並離開了軍校。

歷經了艱難困苦的八年抗戰，人民迫切期待國家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對兩黨兩軍更大規模的內戰，南師憂心忡忡。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溫州樂清老家動員父母妻兒離開大陸，老父親不為所動，反勸他趕快離開。於是，南師分別到杭州天竺和廬山天池寺清修。後到上海，其間曾奔波於南京與杭州兩地，搭救了親近共產黨而被列入國民黨特務計畫殺害名單的巨贊和尚。

一九四八年，南師曾自行到臺灣考察。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他終於辭別不肯離鄉的雙親和妻兒，斷然隻身自行赴臺。開始，他棲身在基隆海濱一陋巷，看到「二二八」事件衝擊之後的臺灣，加之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兩岸分治，社會動盪，人心惶惶。當時謀生困難，先與幾位朋友辦了一家義利行公司，從事琉球到舟山的貨運，開始賺了一筆錢。但好景不長，總經理因貪多，沒有聽從他的囑咐，導致三條機帆船被舟山國民黨當局徵用，損失價值一萬根金條，血本無歸。南師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時局動盪害他一夜之間破產，一段時間靠典當過日子。但即使在這樣的困難時期，他仍灑脫超然，不為困境所拘，並且不忘接濟鄰居。在基隆期間，南師曾應詹阿仁先生等人請求，開講了多次禪修課程。

不久，南師離開基隆遷往臺北。鑒於胡適對虛雲老和尚的攻訐，以及鈴木大拙的禪學流向臺灣，南師親筆著作了《禪海蠡測》，並於一九五五年出版。六十年代初，臺灣中國文化學院聘請南師為教授，接著輔仁大學也邀請南師教哲學、《易經》。南師講課厚積薄發，通俗生動，大受學生歡迎。「南懷瑾」三個字不脛而走，請他講課的學校和社會名流也越來越多。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南師先後創辦東西精華協會，創辦《人文世界》及《知見》等雜誌，成立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論語別裁》等著作。一九八〇年，南師受洗塵法師邀請，主持十方叢林書院教學。南師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臺，傳道授業擴大到更廣的範圍，走出學校，走向社會，桃李滿園，影響朝野，進入《周易》所說的「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階段。南師在台弘揚文化期間，不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與財力，且不惜舉債辦教育，乃至為培養人才，還供養部分出家在家的窮學生學習。來聽南師課的人中，

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學生，從平民到軍政要員，南師一視同仁，有教無類。

然而，當南師文化事業順利展開之際，政治風雲突變，因平日來聽課的高官重臣眾多，南師被視為「新政學系領袖」。一九八五年，年近古稀的他，離開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寶島，移址美國，避開了臺灣的複雜環境和人事糾紛。南師有詩記之：「不是乘風歸去也，只緣避跡出鄉邦。江山故國情無限，始信尼山輸楚狂。」

在美三年，南師不僅考察了美國，也考察了歐洲，同時加強了與大陸親朋的聯繫。他既瞭解大陸歷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帶來的重大苦難，也瞭解實施改革開放後百廢待興的困局與新貌。他不計政權交替之際老父親被判無期徒刑死監獄的宿怨，於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隨弟子宏忍尼法師回國內考察宗教、寺廟、僧尼情況，又派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任職的弟子李博士，先帶世界銀行專案回大陸幫助經濟建設，後留上海投資辦企業，以在大陸傳播先進經營理念、方式和傳統文化。一九八八年，南師毅然決定回師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間，他講學不輟，隨緣度化的同時，曾受有關方面再三敦請，協調了兩岸信使的祕密談判，應邀投資建設金溫鐵路，動員了更多弟子學生到大陸投資辦企業，傳播他提出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經營、中華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九三年，他到廈門南普陀寺舉辦了著名的「南禪七日」活動。他還推動一批又一批人回內地辦學校，注重在貧窮落後偏僻地區，推廣「中英算」兒童經典誦讀活動，大量資助內地大學、研究機構、文化部門培養人才，等等。二〇〇〇年，年屆八十三歲的南師力排眾議，作出回內地弘揚傳統文化的果斷決定，選址蘇州吳江七都廟港，籌建太湖大學堂。二〇〇三年，他到義烏雙林律苑舉辦了禪七。二〇〇四年以後，南師大部分時間停留在上

海，指揮太湖大學堂建設，其間仍講學不輟。二〇〇六年，費時六年的太湖大學堂順利落成啟用。八十九歲的南師，從此長期在太湖大學堂弘揚文化，直至仙逝。

參加過大學堂建設，後來一直跟隨南師身邊的馬宏達先生，講述了自己一段親身經歷：太湖大學堂是南師一手籌畫、推動，從動意、設計、建設到開課、維繫，都是他老人家一馬當先，勇往直前，大家不過在後面跟著而已。從建築設計到裝潢設計，中外設計師的多個方案都不能令他滿意，他就讓人買積木來自己動手搭建建築模型，最終由建築師去畫圖落實，直到滿意為止。從整體宏觀風格，到內裝潢，幾乎每一個細節，包括房間桌椅如何擺放，掛什麼字畫，直至大學堂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無不傾注了他的心血，無不體現了他融合東西方精華文化的理念。

馬宏達滿懷感情地說：大學堂開辦六年來，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飯，耄耋之年的南師常常要應酬有緣來訪的客人，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並非傳言所說的「非富即貴」。南師有教無類，有緣能來見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談笑風生，希望人家不空來一回，希望對人家有啟發、有幫助。說是吃晚飯，其實他都在照顧客人，答覆客人的問題，寓教育於談話中。南師以自己的身教言傳，影響著有緣見面的人，藉以影響群倫，影響社會。晚飯後，南師一般都會上課，其間也常常答覆學人報告。送走客人後，處理內部外部事務，常常到凌晨。從午後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個小時，南師幾乎馬不停蹄，應對各種事務，卻寧定空靈，簡潔明瞭，幹脆俐落。偶爾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復精神。南師數十年如一日，沒有休假，不肯空過一天，沒有享清閒。以我們年輕人的體力，還遠跟不上他這麼大的工作量。他所做的一切，無不圍繞著「教化」這條主線。你說他為名嗎？他年輕時即已成名，

後來逃名還逃不掉，也從不宣傳自己或自己的書。人家給他跪下磕頭，他同時跪下磕頭還禮。你說他為利嗎？他這些年講課什麼時候收過講課費？都是財與法雙手佈施。他也極難接受供養，人家供養紅包，他把空的紅包留下，連說「收到了，收到了」，錢卻馬上換個紅包當場供養回去。他說勸人佈施如鈍刀割肉，沒見過有人佈施了以後「三輪體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動機來供養，所求的更多。你說他為政治資本嗎？他的確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沒把任何勢力放在眼裡，當然也包括了官與財，常常見他跟這類客人講話直言不諱、毫不客氣。他對人是應機設教，有教無類，一視同仁。這麼大的年紀，那樣的只爭朝夕，傳道解惑，嘔心瀝血。古今中外，試問有誰見過或聽過這樣的長者、導師？這些給人說起，沒有人會相信的。

南師說「生於憂患」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說「死於憂患」呢？對這個問題，四十多年來，為南師整理了二十四種講記的劉雨虹老師（已九十二歲高齡）回答說：南師是大視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綜觀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現代以來，西方從大規模全方位的殖民運動開始，到兩次世界大戰，到現代多領域的霸權主義行徑，其背後有著深遠的文化和種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與衝突，將世界捲入強權勝公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將人類引入越來越深的危險境地。南師從一九六九年訪問日本回來，就為此深深憂慮，不僅為處於如此世界環境中的中國而深深憂慮，更為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的未來深深憂慮。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南師判斷此後中華民族有二百年好運。但與此同時，他仍然深懷這種憂患意識。數十年以來，他從成立東西精華協會，到推動東西方精華文化融合，

都鑒於這樣的遠見，著眼於全人類的福祉，不斷為推動東西方精華文化融合共用而呼號、奔波、奉獻。可是，環顧當今世界和社會，國際政治道德被強權勝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權威脅所替代，人類的文明與道義被利益至上的價值觀所取代。人們為追逐物質財富而奔忙，為積攢金錢而迷失心靈，人的價值觀、道德觀衰變，各種欲望不斷膨脹，人文精神越發失落，人與人關係疏離，人與自然疏離，人與自我疏離，善良人性被逐漸窒息。在越來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來越多的工具依賴和商品依賴中，人們自身的能力越來越脆弱；在越來越多的事務糾纏中，越來越快的變化中，人們越來越無奈，越來越被空虛、焦慮、煩躁、寂寞、孤獨和絕望所煎熬，越來越訴諸怨天尤人。對此，南師的憂患不僅沒有減輕，甚至還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詩：「憂患千千結，山河寸寸心。謀身與謀國，誰解此中情。憂患千千結，慈悲片片雲。空王觀自在，相對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辭》結尾有兩句：「書空咄咄悲人我，弭劫無方喚奈何！」都表達了這種深深的憂患意識。

當代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先驅

人們稱頌南師為「國學大師」、「佛法泰斗」、「禪宗大師」、「道家高人」、「密宗上師」、「當代大隱」等等，這都只是南師學問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側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養、品格、地位和貢獻。他自己卻從不接受這些稱號，他常說自己「一無所成，一無是處」，自己永遠處於「學人」之位，甚至說「『南懷瑾』三個字與我無關」。自從二十六歲在峨眉山宏深誓願，南師就把弘揚傳統文化，接續中華民族文脈，作為自己畢生

努力的方向。「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這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先生當年在臺灣贈送給南師的話，其中一句原本是「經綸五大教」，南師不受，後改為「三大教」。南師正是以如此宏偉的目標和寬廣胸懷，從事一輩子文化傳播與人性教化的事業。

南師幼承庭訓，天資聰穎，十九歲以前廣泛涉獵經史子集，諸子百家，醫藥武藝，詩文皆精。二十五歲於袁煥仙先生處印證悟道之後，他深感傳統文化如果斷滅，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比亡國還危險一萬倍。於是，南師二十六歲上峨眉山，為取得寺廟支持他閉關閱藏，在一天夜裡，他當著僧眾（通永法師在內）發宏誓願——弘揚儒釋道諸子百家，接續中國文化斷層，為此請普賢菩薩作證明：自己所證悟對否？剛才所作施食（與降服）方法對否？上峨眉山閉關閱《大藏經》，將來出來弘揚三教百家，接續中國文化斷層，對否？話音剛落，夜空下的山谷突然燦如白晝，並伴隨裂空之響，在場僧眾無不震撼！無不對南師宏深誓願讚歎敬佩！當時，南師嚴囑在場諸位務守祕密，否則必遭天譴。因為當時如果傳揚出去，南師要麼被偶像化，要麼被妖魔化，都不利於平實地弘揚文化事業，不利於大家反求諸己，自立自覺自強。今天，南師已逝，此事可公之於世了。

此後，南師即於峨眉山大坪寺閉關三年，遍閱《大藏經》三藏十二部，佛法修持進入新的境界。出關下山後，他短期講學於雲南大學、四川大學，接著深入四川、西藏地區參訪密宗大師，經白教貢嘎上師及黃教、紅教、花教陸續印證為密宗上師。從此，一直到圓寂，首尾七十載，其間筆路藍縷，但南師獨立而不改，矢志而不渝。用他自己的話說，數十年來一直在各種困難與障礙的夾縫中勉強做一點事。可以說，南師在中國歷史文化命若懸絲

的關頭，不惜犧牲自己、犧牲家庭，苦心孤詣，下了一盤大棋。七十年，一盤棋！每一步，浸透了他多少的心血與艱辛！這盤棋對歷史文化的深遠影響，必定歷久而彌新，歷久而為更多人所理解。

一九六六年，南師受邀在臺灣海陸空三軍基地巡迴演講中國傳統文化。在臺中空軍基地演講期間，老蔣先生曾親蒞幕後聆聽，那次演講，南師特別強調亡國尚可復國，若民族文化亡掉，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老蔣先生深為所動，並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表《國父一百卅一誕辰暨中山樓落成紀念文》，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幾個月後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邀請了大批學者參與其中（包括錢穆先生等），為保留中國傳統文化做了不少工作。當時老蔣先生曾邀請南師主其事，被婉辭。南師一直說，在兩黨間，他只買票不入場。後來，九十年代初，內地王震將軍、鄧力群先生等牽頭的中國國史委員會曾邀請南師任副主任委員，也被他謝絕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南師的著述在內地開始出版，並在此後持續影響著內地各界各階層人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國學」之風漸起。要知道，中國和印度，幾千年來知識分子與大眾脫節。知識分子講的話、寫的著作，往往困在學術與文雅，甚至困於教條，要普羅大眾聽懂很難。因而大眾雖生活在傳統文化的氛圍裡，卻不知傳統文化之寶貴，以至於在清末衰敗受侵略凌辱之際，誤信少數留學歸來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醜化詆毀。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南師數十年來，一直主張道是天下的公道，最好要把道理學問講得深入淺出，最好連沒有文化的人都能聽懂。因而，他的著述大多深入淺出，洋溢著「道不遠人」的親和力與說服力，沒有酸澀死

板的學究氣，而且旁徵博引，兼攝古今中外，浸透著極為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經驗，因而廣泛被士農工商學商各界各階層、從十幾歲到九十幾歲各年齡段讀者所喜愛。他的書不做廣告，他本人也不接受媒體採訪，都是人們有緣讀了他的書，受益之後，以口碑自動傳揚。

綜觀南師一生，自覺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從大陸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從美國到香港，再從香港回大陸，一直苦心孤詣為重建中華文化奔走呼號。他親自撰寫或由弟子整理他闡釋傳統文化的著述，回大陸前出版了三十種，在太湖大學堂六年，又整理出版了二十多種，總共出版五十餘種。有幾種還被翻譯成英、法、韓、日、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羅馬尼亞等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影響廣泛。《禪海蠡測》、《論語別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說》、《原本大學微言》、《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金剛經說甚麼》等著述在兩岸三地一版再版，很多種書的發行數都高達幾十萬冊以上。這些著述的共同特點，是以經解經，經史合參，旁徵博引，深入淺出，貫通古今，切中時弊。他不受傳統經典各家注解的局限，貫通上下原文以求獲得清晰義理，還將經典原文和同時代相關史料結合起來，並根據時代變遷，聯繫當今的人與事，貼近生活實際幫助讀者理解原著思想，以達到古為今用、經世致用的目的。這樣，南師的著作就填平了古今文化隔閡的溝壑，填平了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鴻溝，成為當代各界各階層瞭解傳統文化的橋樑，並且對當代人做人做事也有實實在在的指導意義。對於有些學者的批評、挑剔、指責，南師素來抱有錯則改，有誣不辯，有歧義不爭論原則，坦然處之。他真誠告訴讀者：「讀了我的書，希望讀者們從此更上一層樓，探索固有文化的精華所在，千萬不要把我看做是什麼專家權威學者，也不要把我講的當做標準。我從來把自己歸入非正統主流，我只是一

個好學而無所成就、一無是處的人。一切是非曲直，均由讀者自己去判斷。」

在太湖大學堂六年，南師公開授課五十多次，有數千中外學生當面聆聽過南師精彩紛呈的演講。演講內容涉及中國傳統文化與認知科學生命科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經濟管理、大眾傳播、金融監督，東西方文化與認知科學生命科學，現代工商與人文，大會計，國學與中國文化，國學經典導讀，《黃帝內經》與中醫科學，當代教育問題，女子德慧修養，中學西學體用問題，新舊文化企業家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提高身心修養，人生的起點與終點，神通與特異功能問題，答問青壯年參禪者，如何學佛，釋讀《達摩多羅禪經》、《成唯識論》等佛學經典……真是包羅萬象，無所不包，學識涵蓋儒釋道、禪淨密，融匯諸子百家、醫卜天文、西方文化，涉足社會各行業，教化男女老少、中西精英、三教九流。南師的每場演講，智慧通達，幽默風趣，率性真情，慈悲可愛，讓不同國籍、種族、黨派、職業、年齡、性別的各色人等，都有「一次聆聽、終身受用」的親切感受。

他不僅在講壇上、著作中，以及平日與友朋學生的言談裡，表達了對民族文化發展命運的深切關懷，更令人敬佩的是，南師身體力行，經常帶頭或帶領學生在智力、財力、人力等方面，大力支持全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實際支援希望工程；實際支持設立光華教育基金會，長期支持內地三十多所大學教育；實際支持廈門大學培養中醫人才；實際支持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培養新聞人才；實際支持上海交通大學培養祕書人才；實際支援中國人民大學建設國學院；支持江西宜豐「東方禪文化園」建設，捐建八十餘尊羅漢雕塑；支持上海道生醫療科技公司與上海中醫藥大學合作開發中醫數位化「四診儀」的研發與應用。派古道法師支持禪宗曹洞宗傳承，幫助培養人才，重建洞山祖庭，已籌集捐款五千萬

元人民幣。二〇一〇年，中國國學中心籌備組、國務院參事室陳進玉主任一行，受國務院祕書長委託，來請教南師如何籌備中國國學中心。接著，北京市國學中心籌備組、北京市團委副書記鄧亞萍一行，也來請教南師如何籌備北京市國學中心。南師都熱情接待，坦陳己見，給予指點。同年，支持中華吟誦學會搶救中國民間吟誦文化，南師不僅給予指導，個人還捐助兩萬元人民幣。二〇一〇年以來，南師又聘請少林武功資深傳人來大學堂教學，弘揚易筋經文化。為支援「未來中國助學聯盟」，南師題詞並推薦兩名講師。二〇一一年，與蘇州移動公司合作，開辦「中國文化學堂」手機課堂，做公益文化教育。二〇一二年，南師應中國人民大學請求，為該校國學館題詞，鼓勵國學院師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同時，南師個人支持二〇一一年度新法家學術研究及網站運營經費，要求弟子支持二〇一二年度新法家學術研究及網站運營經費。對近年來國內出現的優秀文藝作品、作家、藝術家，南師也非常鼓勵，例如他對《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先生、《濟公》主演游本昌先生、古琴家李祥霆先生、龔一先生、陳長林先生等，曾當面給予物質獎勵或精神鼓勵。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師九十五高齡之際，為了滿足地方人民的願望，並藉以弘揚人文文化，敦化民風，他還親自關心指點吳江七都老太廟文化廣場的籌建，親筆為「老太廟」、「吳泰伯」題名，更捐出十八畝土地用於老太廟文化廣場核心區建設，又派出國際知名建築師登琨豔先生，為老太廟文化廣場做義務的建築設計。南師和太湖大學堂同學們還為老太廟建設捐款三百五十萬餘元人民幣，其中一百萬元是南師的稿費。他說：這筆錢，是讀書人心血換來的乾淨錢，雖然不多，但也希望為當地人民的福祉與文化建設，盡一份綿薄之力。

南師講學傳道幾十年，受教者受益者無數。這次仙逝，等於上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堂大課。短時間內牽動了億萬人的心，不光是中國，還有國際上的華人朋友和外國朋友，無數人在這堂課中難過、反思、反省，甚至懺悔、發願，要改變自己、要做功德的，大有人在。看了「懷師」網頁的文章、留言，很感人，很讓人佩服。而這些文章、留言，絕大部分竟是沒有當面見過南師的人寫下的。由此可以看到，無數人都受到了南師的學問、道德、人格的教化、薰陶。這靠的是什麼？靠所謂的學術嗎？靠推銷自己嗎？或者靠新聞媒體的宣傳嗎？都不是。那是他潤物細無聲的教化，滋潤了人們的心田，不同程度地啟發了、感動了、改變了人們的內心，大家發自內心真誠地感念他。看了這些留言，這些文章，我們都會體會到南師畢生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心血沒有白花，正在億萬人心中發酵，不斷發揮著改變時代與歷史的作用。

這裡有必要列舉兩個人，看南師教化的方法與力量。上海斯米克集團董事長李慈雄，在就讀臺灣大學電機系二年級時，感到現代物理學無法解決他心中對宇宙源起的困惑，就去找南師，願在他門下學習，從中國文化中尋求答案。南師看了看他說，你到我這裡聽課要交費的，李說我家境困難，勉強交了大學學費，沒有錢來這裡聽課。南師說，那你可以在我這裡打工。李說我不知能否幹得了？南師說就是打掃廁所、擦地及倒茶待客這些雜事。李高興說這我幹得了。南師問什麼時候開始幹？李說我現在就幹，他當場挽起袖子就做起來。南師微微領首。

「當時老師很嚴格，會趴在馬桶旁邊看裡面有沒有刷乾淨。我洗刷的玻璃茶杯，他會拿到太陽光底下去看，發現杯沿不淨處就要我再去洗。尤其是當我給客人倒茶，不小心灑水

到茶杯外，南師當眾不客氣地說：看，這就是台大電機系的學生，茶都不會倒。我常常羞愧難當，下不了臺。」李慈雄今天感慨地對我說。而在幾年前，有次南師向我介紹李慈雄時，也說到同樣的內容。南師說，我當時就想打掉台大學生孤高自大的習氣，磨難磨難他，使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持續半年的測試，未讓李慈雄打退堂鼓，南師才開始教他第一篇文章《史記·貨殖列傳》。李說他當時想學的是佛學，老師講《貨殖列傳》，開始他感到迷惑不解，「我又不做生意，學這個幹啥？想不到十年後，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拿了博士學位，到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工作，一九八七年老師突然叫我離開美國回大陸做生意了。冥冥中老師似乎在幾十年前就規劃了我今天的行止。」說起南師的教導，李慈雄永遠記得，自己在離開美國前往上海的時候，南師語重心長地說，世界上最厲害、最有效的東西就是誠實、信用，你去大陸就帶這個文化理念回去。這也成了斯米克集團在上海大獲成功的祕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上海《解放日報》曾就「向斯米克學習什麼」專題展開了一場持續一個月的大討論，實際上是傳播了南師的辦企業文化理念。日前，李慈雄說，他遵照南師意見，已在上海浦東新區建造了一座恒南書院，今年八月，南師叮囑他可以做弘揚東西精華文化的事業了。

提起融合東西精華文化，國外有許多專家學者十分仰慕南師，彼得·聖吉就是其中一個突出代表。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其專著《第五項修煉》曾轟動西方管理界，被譽為現代管理學大師。中國近年來提倡的「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社會」的概念，就源自於他。十五年前，他尋找到南師，請教如何進一步提升自己，南師教他堅持每天坐禪一小時，同時介紹《大學》、《中庸》、《管子》三部中國經典讓他修習，說其中包含人

類最高的管理哲學和政治哲學，也是個人修養、立身處世的寶典。彼得·聖吉深受啟發，說真正找到了東方文化的老師。十五年來，他每年都來向南師求教，並多次率團隊來聆聽南師授課，也獲得了扎扎实實的收穫與成長。南師辭世後，他特地從美國趕來大學堂，發願要把南師的學問和著述進一步傳到西方去，傳到世界去。他說中國文化對西方乃至全世界是很有幫助的，尤其這個時代和未來，世界充滿了危機，非常需要借鑒中國傳統文化諸多寶貴的思想與經驗。就拿管理學來說，如果只是寄託於規則和利益管理，而不是以各自的內心觀照和修養為立足之本，就不是真正好的管理。他在回國前向我表示，他回國後要立即著手組織翻譯南師近年來的演講內容，包括《二十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原本大學微言》中的重要章節、段落，翻譯成英語等，出版小冊子，儘快送到美、英和歐洲主要國家的精英手中，從高級官員到專家學者，讓他們都能瞭解南師解決當前世界所面臨危機的高度東方智慧。這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從彼得·聖吉身上我深切感到，南師嘔心瀝血的教化，已讓西方大師級專家學者充滿歷史責任感，並實際行動起來，努力傳承南師關懷世界前景和人類未來的文化福音。這的確令人鼓舞！

南師二十六歲發宏誓願，到九十五歲圓寂，七十載春秋，七十年心血，畢生從事弘揚中華歷史文化事業，不求名，不為利，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始終如一地完成了接續中國文化斷層的大願。功莫大焉！德何劬矣！

南師，不愧是當代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先驅，不愧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一代宗匠！

「知君兩件關心事，世上蒼生架上書」

早在七十多年前，南師才二十歲出頭，四川一位患難知交錢吉先生就贈詩南師說：「俠骨柔情天付予，臨風玉樹立中衢。知君兩件關心事，世上蒼生架上書。」能概括南師一生行誼的，就是關心蒼生、關心文化兩件大事，這位知交可謂有眼力，善識人。南師不忘當年恩德，五十多年後在美國多次派人、託人到四川打聽、尋找老友下落，後來得知老友在變亂中已故多年，南師不禁淚落，並賦詩感歎：「蜀道初登一飯難，唯君母子護安康。肯知蘇季非張儉，不信曾參是項梁。徒使王陵有賢母，奈何維詰學空皇。千金投水淮陰恨，今古酬恩枉斷腸！」

幾十年來，人們評論南師視蒼生如子女，視子女如蒼生，這是南師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友人詩吟最好的回應。如對子女他從無特殊照顧，也與一般學生一樣聽演講讀著作，接受教化。而長期追隨南師的李素美、李傳洪姐弟，接受南師教化，人生道路起了變化，南師待他們如子女一樣。因此，南師終其一生，弘揚文化，有教無類，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事業，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蒼生。他心中裝的，筆下寫的，講壇講的，禪堂開示的，都是關於蒼生的冷暖、安危、覺迷與福祉。

例如從祖國統一大業來說，南師剛剛由美到港，賈亦斌先生、楊思德先生就代表北京登門拜訪，反復敦請南師出面，協調兩岸和談。為了國家民族大義，為了兩岸蒼生福祉，南師只好出面，協調兩岸會談。一九九〇年底，在兩岸代表第一次會談中，南師即提出建議：「我編一個劇本，你們審查。我建議成立一個中國政經重整振興委員會，包括兩岸兩

黨或多黨派人士參加，修改歷來憲章，融合東西新舊百家思想，以及中華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國號、年號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委員會內商量，成為全中國人的國統會。這是上策。中策是大陸劃出從浙江溫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廈門一塊地方，臺灣劃出金門、馬祖，兩岸合起來搞一個經濟特區，吸收台港等地百年來的經濟工商經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做一個新中國的樣板。最重要的是為國家建立南洋海軍強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東沙群島，對東南亞——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權力。下策是只對兩岸經濟、貿易、投資、通與不通的枝節問題商討解決辦法，大家談生意，交換煤炭石油。」

會談結束後，南師分別給兩岸領導人寫了一封信，表達自己及時抽身、樂觀其成的心願。信中說：「我本腐儒，平生惟細觀歷史哲學，多增感歎。綜觀八十年來家國，十萬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陰符經言，『人發殺機，天地翻覆』。後四十年來，『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及今時勢，吾輩均已老矣。對此劫運，應有總結經驗，瞻前顧後，作出一個嶄新好榜樣，為歷史劃一時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則為幸甚！但人智各有異同，見地各有長短，一言興邦，豈能望其必然，只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讀書樂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應物，活到現在，已算萬幸的多餘。只望國家安定，天下太平，就無遺憾了。目前你們已經接觸，希望能秉此好的開始，即有一好的終結。惟須鬆手放我一馬，不再牽涉進去，或可留此餘年，多讀一些書，寫一些心得報告，留為將來做一點參考就好了。多蒙垂注關愛，寵賜暫領，容圖他日報謝。」

兩岸領導人並未讓南師如願。雙方密使又陸陸續續在南師香港寓所會談了多次。其中，一九九一年春季，在兩岸代表第三次會談中，為打破僵局，爭取機會，南師提出「和平共存，

協商統一」八字方針作為備忘錄，建議雙方代表簽署。南師的意思是，簽了，回去雙方領導人認可，就有法律效力；有一方不認可也沒關係，放在口袋裡想用時就可以拿出來用。這看似一句文學語言，但妙就妙在這裡。臺灣代表當時表示馬上可簽字，大陸代表因未有授權，不敢簽字，失去了這次機會。此後，很多情況逐漸變化，雙方雖會談多次而未獲進展。

鑒於此，南師提議大陸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許鳴真（即後任國安部長許永耀的父親）二人為密使，參與會談，提升會談分量，增進會談效果。由此，促成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道涵被江澤民主席委任為會長。一年半後，即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的一次會談，南師親自披掛上陣，為兩岸密使親筆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一式兩份，交密使分別送達兩岸最高當局。建議書內容如下：「有關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問題，適逢汪道涵先生、楊斯德先生、許鳴真先生等與蘇志誠先生等，先後在此相遇，廣泛暢談討論。鄙人所提基本原則三條認為：雙方即應迅速呈報最高領導批示認可，俾各委派代表詳商實施辦法。如蒙雙方最高領導採納，在近期內應請雙方指定相應專人商談，以期具體。如未蒙批示認可，此議作罷。基本原則三條：一、和平共濟，祥化宿怨；二、同心合作，發展經濟；三、協商國家民族統一大業。具建議人南懷瑾敬書。」此建議書由汪道涵直接送達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獲得肯定。而臺灣方面由於蘇志誠深知李登輝意圖，竟私自將建議書壓下了，終因李登輝沒有回應而失之交臂。從此，南師退出兩岸密使的會談。後來，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著在南師寓所會談的精神，兩岸密使又另闢管道，分別在珠海、澳門、北京等地密會多次，中共高層曾慶紅先生也介入會談。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以汪道涵為會長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以辜振甫為董事長的海峽兩岸基金會，在

香港舉行了成功的會談，雙方達成「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的共識，這就是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這個共識一直成為兩岸對話與談判的基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備受矚目的第一次「汪辜會談」終於在新加坡正式舉行，共同簽署了四項協議。雖然協議只局限於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範圍，但它畢竟具有濃厚的歷史象徵意義，標誌著兩岸關係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一九九五年春節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問題，發表了著名的八項主張，即「江八點」。汪道涵當即向江主席舉薦南師，並將我當時在一家雜誌上撰寫的介紹南師情況的《奇書、奇人、奇功》一文推薦給江主席參閱。同時，汪道涵又代表江主席邀請南師回大陸，交談臺灣社情與推動兩岸關係方略。兩個多月後，南師到上海探望病危的老友許鳴真先生，其間應邀與汪道涵先生會面，用了四個多小時，向汪闡述臺灣歷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臺灣政情黨情社情，強調文化統一領先。

就在兩岸關係渡過危機、處於微妙階段的時候，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辜振甫先生應邀率領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和北京，與汪道涵再度聚首，並同江主席進行坦率交談，最後達成汪道涵應邀訪問臺灣等四項共識，使兩岸關係春意初現。恰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下旬，我應臺灣「中央通訊社」的邀請，率領人民日報社新聞代表團訪問臺灣。汪道涵先生得知此事，殷殷囑咐我專程去拜會辜振甫先生，代他致意，並瞭解臺灣政界對剛達成的汪辜會晤四點共識的反應；同時要我返程途經香港時，前去拜會南師，聽取南師對兩岸關係的高見。到達臺北的第二天，我便拜訪了辜老先生，貫徹了汪先生的意圖。代表團從臺灣訪問

歸來途經香港時，我特地去拜見南師，聽取他對汪辜會晤的反應。這是我第一次去南師香港寓所拜訪神交已久的南師。當時他八十一歲高齡，精神矍鑠，稱我為「南書房行走」來了。一語雙關，既說我是中央機關報主持言論的副總編，常跑中南海，又戲稱今天我是到「南懷瑾書房行走來了」。當我代汪先生向他致意，並問起他對汪辜會晤的看法時，南師不假思索，心直口快地說道：「現在兩岸都說好，我看不會有結果。『汪辜』閩南話是『黑鍋』。而李登輝這個人你們都沒有看透。他在執政初期，權力基礎未穩，利用密使會談，緩和兩岸關係，取得大陸對臺灣地位的認可，得以騰出手來將李煥、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敵消除掉，鞏固自己權力。現在，李登輝不同了，他會容忍汪道涵去臺灣講統一嗎？」我一回到上海，汪先生馬上會見我，聽我彙報臺灣之行。他特別關注南師的反應，我當時隱諱「黑鍋」之說，只說南師不看好兩岸關係的改善，認為汪訪台機會渺茫，李登輝已經發生變化了。果不其然，南師一語成讖。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致使汪先生臺灣之行終成泡影。此後，汪辜兩老，對隔海峽，咫尺天涯，無緣再見，抱憾終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終見證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歷史性場面，二〇〇五年五月他強撐病體在錦江小禮堂會見了來訪的國民黨主席連戰，不久與世長辭。正在閉關中的南師，得知汪道涵先生辭世，遂在關中超度老友，並撰輓聯一副：「海上鴻飛留爪印，域中寒盡望春宵」。

通過共同努力，台海兩岸關係協同破冰，三通恢復了，對話順暢了，寶島自由行的大門打開了，兩岸經貿關係、文化交流擴大了。南師十多年來關注兩岸關係的改善，推動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心血終於沒有白花，他生前所期望的「春宵」已經悄然到來。

兩岸談判的這樁事，只是南師數十年來隨緣所做的無數功德之一。南師在臺灣三十六年，在香港加上回到內地共二十四年，在美三年，其間有機緣能登門拜訪求教於他的各界精英無數，其中當然也包括不少政要。南師心無所求，一視同仁，應機設教，終極都指向一個目標——造福國家民族，造福天下蒼生。

「教育以成功做人為目的」

二〇〇〇年，八十三歲的南師在考察了杭州、上海、蘇州等地以後，來到太湖之濱吳江廟港鎮，眼前赫然開闊，太湖一望無際，水邊林下長堤，正是讀書修行地。南師為之動容，遂決定落腳廟港，建設太湖大學堂。歷經六年建設，大學堂終於在南師八十九歲那一年正式啟用。

十幾年前，南師親歷親為，投資數千萬美元合資建設打通浙西南大通道的金溫鐵路，轟動一時，也開了股份制合資建設國內基礎設施的先河。鐵路通車時，南師作了一首詩：「鐵路已鋪成，心憂意未平。世間須大道，何只羨車行。」南師功成身退，一分利益不沾，把鐵路股份全部「還路於民」。他畢生都在修一條人走的大道。「區區一條人間鐵路算什麼。現在這個地方，我是為了繼續修一條『人道之路』。」二〇〇六年初夏，就在太湖大學堂啟動時，南師如是說。

從臺灣到美國，再到香港，南師一路奔波數十載，在弘揚傳統文化中深感人才的匱乏。而人才成長靠教育，中國百多年來新舊交替的教育，文化分科越分越細，為求職應試而學

習、為知識專業而教學，離培養人的品德、心性越來越遠。南師對這一套教育理念、方法很不以為然。

二〇〇六年七月，南師以「禪與生命科學認知科學」為題，在太湖大學堂開辦了為時一周的首期講習班，向來自國內外八十多位學生開講了最新的科學與禪學關係的話題。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參加講習班後，深有體會說：「南師的教導讓我找到心的寧靜，使我不為個人得失憂慮，一心去追求我所認為的真理。」朱校長認識南師後，開始探索科學與禪學的關係，提出了「發現現代物理的主流學說，正如釋迦牟尼佛兩千年前所說的」；二〇〇九年他又在世界佛學論壇發表題為「物理學步入禪境」的演講，為此遭到一些人的抨擊。但他堅定地說：「一個徹底的科學家，到了一定程度，都會發現人的認識是有局限的，人類只是生物進化的一個階段。科學家要找辦法突破這種極限，首先必須提高大腦的感知和認識能力。而佛法能讓人在禪定狀態下，安靜地思考。這個狀態下，大腦成了超導體。」許多同學聽了南師的課，都有類似朱校長這樣的啟悟。

數年前，王財貴博士在拜訪南師的時候，談起經典讀誦教育的實驗，南師大加讚賞並進一步做了完善，提倡「中英算一起來」的兒童基礎教育，也即對孩子實行東西方文化融合的經典與科技基礎教育，其內容包含：中文經典（以宋代以前的經典為主，是中國文化的基礎經典）、英文經典（西方文化的基本經典）、珠心算（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其方法是寓教於樂，潛移默化，每天只需抽出二十分鐘時間（時間多了孩子可能反感，而培養興趣是關鍵的），大人帶著孩子一起大聲誦讀東西方經典，這些經典本身有著音韻美，因而誦讀時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不知不覺間，這些誦讀的內容，耳濡目染，就烙印般儲存

在孩子們的心裡。等於給孩子從小儲備了無形的財富，也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為融合東西方文化、融合人文與自然科學，造福人類，做了基礎教育的鋪墊。

南師鼓勵王財貴、李素美、郭姮晏、宏忍尼法師等人，分別到內地推廣這種教育。徐永光、陳越光等人也積極回應推動。逐漸地，兩岸三地多地推廣這種教育之後，無數孩子與家庭受益。但同時，也發現了一個問題：這些孩子，記誦了很多別人不懂的東西，不少人開始驕傲起來，看不起人。甚至很多人以為只要誦讀了經典，就一切都好了，也不需要接受現代教育，孩子會自動懂得做人做事了。也有的每天大段時間給孩子們做這個教育，把孩子們弄得很疲累，產生了反感。

面對兒童經典誦讀活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南師在九十一歲高齡，下決心創辦了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做小學教育的全面實驗。南師親自指導，李素美、郭姮晏母女具體操持，李傳洪借在臺北辦薇閣學校的經驗予以師資等多方面的贊助。教育所涉及的內容，可用三個「合一」來概括：文武合一、古今合一、中外合一。

二〇〇八年，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第一批招收二十九名學生，吃住學習都在學校。學生們每天六時三十分起床，練習武術半小時；早餐後，誦讀經典，像唱歌一樣，不求理解；午飯後散步，並安排靜定課程，那是按《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原理所安排的修身養性課程，具體有呼吸練習、靜坐、傳統養生操等內容。隨年級升高，還要學會採集食物、烹飪、野營、採中藥、野外自救等生活技能。學校採取「大帶小」的學長制，高年級學生做低年級學生的哥哥姐姐，哥哥帶弟弟，姐姐帶妹妹，同吃同寢，同學間親如手足。還規定孩童不許用手機、電腦，遠離互

聯網世界，一心飽讀東西方經典。

根據南師的教育理念，這座國際實驗學校在知識教育的同時，更重視生活教育、生存教育，培養孩童生活自理能力、與人相處能力、生存能力、學習能力、團隊精神、做人做事能力。平日學習，還涉獵東西方禮儀、風俗習慣、中醫藥、生物、傳統武功、現代運動、野外求生、食物製作、科學思維、建築設計、工藝美術書法、詩詞歌賦、戲曲音樂等。這麼多的內容，卻編排得法，寓教於樂，幾年時間讓學生在沒有沉重精神負擔（也沒有考試）情況下，快樂地學習和成長。這個學校，學生由開始的幾十名到現在兩百名。教師則有五十餘人，由臺灣教師、內地教師、外籍教師組成。這些教師很多是南師著作的愛好者，他們盡責盡力，做出了很多犧牲。他們日夜守護著、陪伴著、培養著孩子們。他們不是以職業的心態，而是以事業的心態來做教師的。南師曾多次表示對這些教師們的尊敬和感動。南師還經常親自示範為孩童上課。來拜訪南師的各界精英，有的臨時就給孩子們上一課，增廣了孩子們的閱歷見聞，提高了綜合素質培養效果，為孩子們的人生打下了全面成長的堅實基礎。

有家長擔心這些孩子畢業後，能不能與外面的體制接軌。事實證明，今年首屆二十九名畢業生，絕大多數以優異成績考入外界的理想初中，許多學生以個人優秀的綜合素質，被學校爭相錄取。南師給學生家長們也講了很多次課，談教育的問題與家教的重要。強調教育首重家教，家長是孩子第一個老師，也是一輩子的榜樣，家長的身教言傳，對孩子的薰陶影響至關重要。時下社會把教育完全寄託於學校的傾向，是嚴重錯誤的。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市分管教育的領導，都來過這個小學觀察，給予了高度評價。二〇一一年，中

央文明辦還請河南、山東、四川等地七個小學的校長，來觀摩學習交流教育經驗。下面我引用山東淄博市一位小學校長的觀感，看一看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給他們留下的難忘印象：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我們有幸來到太湖大學堂和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培訓學習，為期四天的學習給我帶來一次次的震撼。

學習感悟：太湖大學堂和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是由南懷瑾先生主持創辦的教育基地，位於蘇州太湖畔，校區湖光山色、環境幽雅，沒有塑膠跑道，有的只是大片的草地，這裡遠離城市的喧鬧，猶如世外桃源一般，小朋友在天然、舒適的環境中成長與學習。學校將「體驗式教育」與國學經典誦讀有機地結合起來，讓學生在讀經中感受生活，在生活中感悟經典。全新的辦學理念、融洽的師生關係、彬彬有禮的師生、多樣的課堂、中外經典誦讀的做法一次次地衝擊著我的教育觀，我的教育理念在學習中不斷更新，尊重生命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他們培養的是德才兼備、知書達理、溫文爾雅、體魄健全、心智健康的孩子。

（一）多彩的課程

通過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郭校長的介紹和幾天的觀摩，我瞭解到該校的課程是以學生的需求為基礎設置的，學生需要哪方面的教育，學校就開設相應的課程，課程除了

傳授語文、數學、英語、經典等知識外，大多數是培養學生生活的技能，如建造房屋、製作麵點、陶藝、刺繡、中醫、茶道、園藝、鑽木取火、禮儀、武藝、划船、跳水、自製玩具、瑜伽、心靈課程等等。現在的學生不只是知識的匱乏，更多的是生活技能的缺失，自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差，在這方面的培養上，太湖國際學校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

（二）小節之處見文明，細微之處顯真情

走在太湖大學堂的路上，你見到的每一位師生都彬彬有禮，迎面走來他們主動退居一旁問好，等客人通過後再走，即使保安人員都不例外，莫大的校園你見不到一張廢紙、雜物，人與人交談時都溫文爾雅、面帶微笑，用餐時學生先背誦《幼學瓊林》中關於用餐的詩句再用餐，在實踐中讓學生感悟經典，坐立行走也是一樣，包括我們觀摩的中外經典誦讀課、中醫課、科學課、茶道課、靜定課等，都圍繞一個主題將經典與實踐結合起來，讓孩子在體驗中再讀經典。如在中文經典課上教師根據「天人合一」這個主題結合中國節氣「立秋」，讓學生到校園中感受一葉知秋，再回到教室誦讀相關經典。「七夕節」的晚上，學生的活動室內張貼了所有與七夕有關的詩句，教師自編自演為學生再現了牛郎織女的故事，帶領孩子們到室外觀察星象，再齊聲誦讀詩句。在這種氛圍的薰陶下，孩子們對國學及中國傳統文化有濃厚興趣，喜歡學習，能接受新概念，慢慢地改掉陋習走向文明。

太湖大學堂裡，處處都有關愛。我們一同來的一位校長胃不舒服，從到校的第一天一直到離校，學校的校長、老師一直關心他，特別是郭校長的母親李老師每天都根據他的情況給他準備藥，包括我們學習靜定時也不忘問他的狀況。與學校的校長、老師交流這件事情時他們絲毫不例外，大學堂裡這很平常，學校每一位老師和學生的身體狀況他們都非常瞭解，這件小事讓我感受到了大學堂裡師生之間的關愛。

（三）一節戶外活動課帶給我的感動

八月五日下午三點，我們與學堂十一名夏令營小朋友一起參加了跳水、划船的活動，擔任本次活動的教師是來自加拿大的外籍教師，還有幾個協助教師。感動一：只要是對孩子有益的事，必須做，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跳水時有一個八歲的小女孩特別害怕，無助地哭了起來，從三米的平臺上跳入太湖，這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看著一個個孩子先後跳入湖中她哭得更凶了，如果換做我們可能會怕孩子發生危險讓她放棄這項活動。可是戶外輔導老師先是對孩子耐心疏導、鼓勵她，孩子仍然鼓不起勇氣，最後老師抱著孩子完成了動作，第二次小女孩自己完成了動作，孩子戰勝了自己。感動二：教師的合作意識、向心力、互助意識很強。划船時，每艘船上的教師耐心地教，讓孩子玩好，岸上的教師不是雙手胸前交叉做旁觀者，而是在岸上鼓掌、拍照、加油，幾個教師自發地騎上自行車在岸邊沿著我們的路線，看我們是否安全。這裡沒有校長的命令，每位教師是把它當做自己的功課用心地完成。一個老師的課這麼多老師熱心地協助，在我們的校

園是很難看到的。感動三：教師的奉獻精神難能可貴，跳水時，幾位老師一直在水裡負責保護，他們一次次地把孩子送上岸，再回到水中，整個活動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沒有一個教師上岸，他們始終面帶微笑。感動四：教師善於自我反省。每天晚上九點三十分到十一點，學校的老師們都會聚在一起反思自己今天活動的失誤，分享自己的快樂，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更好地指導教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舉行首屆畢業典禮的前夕，南師作了一小時「臨別贈言」的演講，這是南師生前最後一次演講，對學校實驗教育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國際』是個名稱，就是要把國際的文化精華吸收過來。『實驗』什麼？因為不同意這一百多年來的小學大學的教育方法，我們主張文化教育要文的武的合一，要新的舊的合一。實驗的是這個。」

「你們學的重點之一就是生活的教育，什麼是生活教育啊？你們都很嬌貴的，嬌養慣了。尤其是父母的觀念錯誤，要想孩子們考好學校，將來出人頭地，換一句話就是家長們把自己一輩子做不到的願望，交給孩子身上去負擔，害了孩子們，這是最反對的。你們到這裡以後呢，不同嘍！生活在一起，學會了怎樣吃飯，怎樣拿碗，怎樣拿筷子，怎樣吃菜，怎樣睡覺，怎樣自己洗衣服，怎麼晾好衣服，怎麼樣鋪被子，怎麼蓋被子，怎麼與人相處，怎麼處理事……聽說你們很晚了還有老師在旁邊陪你們睡，

指導你們，這個是生活的教育，是教育的基本。你只學會作詩，會寫字，你功課怎麼好，我都不在乎你們。因為那個容易啊！但生活的教育難，可是你們做到了。這次到臺灣，臺灣的大人們，社會上的人們，對你們印象非常好，大家很欽佩。

「不要以為拿什麼大學的文憑，有個博士學位的，那並不能算成功。你們要曉得，教育的目的是成功做一個人！你們把這些年的基本生活教育的精神帶到社會上，我可以斷定你們將來是頂天立地的人，與眾不同。只說哪個程度好一點，哪個會作詩、寫字，那當然是生活的技術，不是生活的本質。生活的本質一句話：做人。你們這樣出去做人，一定可以影響社會。千萬要記住我今天的話，你們不但是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畢業這一條資格，你還有一條資格，很難的，你說我當年還只有十一二歲六年級畢業，我那個南老頭子九十五歲親自給我講過話，這個資格別人買不到的，只有你們有。記住不要給老頭子丟人哦！

「我今天對你們臨別贈言，記住，你們將來是不是念名校，有沒有拿到碩士、博士，那都是虛的。怎麼做一個完整的了不起的人，怎麼做一番事業，對社會有貢獻，才是你們的目標，千萬要記住！」

誰也想不到，這「臨別贈言」，竟成了南師對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師生們極為珍貴的永別贈言啊！

「事師如師在，道業永相續」

南師祭奠告別儀式的那天晚上，師從南師多年的趙博士一再叮囑我，要我在代表南師中外學生致辭時，一定要把「事師如師在，道業永相續」這層意思表達出來。我很理解也很珍惜趙博士這種心情，這也是我們所有學生在告別南師時的共同心願。

談到大家最關心的傳承問題，陪同南師度過人生最後八年多的馬宏達先生說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師的學問是儒釋道三家、諸子百家都通的，不限於任何一家。我們暫且借用佛家來說，釋迦牟尼佛走了以後，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我認為是佛經，就是經典，他一輩子智慧的結晶核心在於經典。他走後由五百羅漢來結集，然後留傳到後世。雖說佛像、寺廟、出家人或者在家的居士，也是重點，但是沒有那麼重要，一切都圍繞著經典。其實老師比釋迦牟尼幸運，因為他在世的時候，自己可以主導，出版自己的講課記錄或者自寫的書。在老師走前，他的著述大部分已經結集出版完成了，只有一兩本他要出的書尚未出版，而尚未出版的這一兩本書，他已經親自審查完稿了，即將出版。其中一本講《中庸》的，他早已親自寫好稿子，準備放在最後出版的。這是比釋迦牟尼佛幸運的地方，同時也可以說是南師高明的地方。因為提前結集了，而且經過他本人的認可，認定過了。佛經後來的結集，有好幾次，爭議很多，因為佛陀不在場，無法給予最權威的認定。這是講傳承的核心在經典著作，這是最重要的。

同時，對老師的課、老師的書，同樣適用「四依四不依原則」，也即「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其實讀任何書或文章、聽任何人講話或

講課，都適用這個原則。這才是智慧之學，否則要麼變為盲從與迷信，要麼糾纏於細枝末節而不見全體。

馬宏達先生還談到，老師在世時，就有人當面提出來說，南門以後要如何發揚光大，南門弟子要如何傳承老師的學問。南師當場表示反對這些觀念。他一直強調，道是天下的公道。他一生的學問，是來自於讀古今中外一切經典書籍，以及他一生的經歷，跟一切人從一切事中學到的東西，所以才能如此淵博，而且不困在書生氣上。如果困在門戶門派之見，那就太有限了。所以他數十年來弘揚文化，從不以自己是袁太老師門下大弟子或維摩精舍的名義來招搖。他還引用過「佛教徒是釋迦牟尼佛的罪人，道士是老莊的罪人，儒生是孔孟的罪人」，認為一旦設立了門戶，學生們一代代傳承下去，難免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前人身上，或把前人神話、偶像化，難免曲解、誤解、歪曲、誤導，直至失敗。

再說，歷史上諸子百家的任何一個大家，自己說過要開一個宗派嗎？孔子說過「我是儒家」嗎？老子說過「我是道家」嗎？都沒有。那是後人加上去的。所有的聖賢，他們都是海納百川，沒有門戶之見，所謂「君子不器」，沒有邊界的，這樣才能成其大。老師也沒有什麼「南門」、「南學」等觀念，這些觀念都太狹隘了。真正的聖人，他的胸懷，他的學問，是沒有邊際的，沒有設定門戶，也沒有設定學生和非學生的界限。天下人願意讀他的書的，願意接受他教化的，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一個人如果不尊師重道，那是混蛋。可是如果把自己當做老師，那是自己昏了頭。聽到有人在外面以他的學生、弟子為名招搖，老師反復講他沒有一個學生。聽到有人在外聲稱是他的關門弟子，他聽了笑說自己從未開過門，何來關門弟子？老師對學生定的標準非常之高，可以說無人能及。同時老師也非常

謙虛，與大家都是朋友，他永遠不居於師位，而是永遠處於學人之位，向一切人學習，也聲明不要把他和他的學問當做標準。他說誰有心得，誰心裡清楚，不必搞形式上的師生這一套，這些俗套後患不少。

我很贊同馬宏達先生傳達的南師這些看法。真心誠意要向南師學習的人，最好是誠懇懇效法南師「君子不器」、「自強不息」、「無我利他」的精神，認真真學習領會南師的著作經典，切切實實按照南師的精神和品格去踐行修煉，老老實實遵照南師的教導做人做事！

當越來越多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不中斷點亮自己的心燈，共同努力修築著、維護著「人間大道」，我們仿佛看到南師那如中秋明月般飽含慈悲的微笑……

最後，我用一副輓聯作為本文的結束：

世外高士 儒釋道 禪淨密 宏深誓願 聖績遠播 救度無邊眾生 堪稱當代維摩；
域中奇人 軍政經 教科文 筆路藍縷 甚多建樹 造福中華子孫 史載功業千秋。

南懷瑾致力的事業： 重續中國文化之根

——彼得·聖吉談南懷瑾先生

鍾國興

中國文化大師南懷瑾已經駕鶴西去。為了悼念南先生，他的學生彼得·聖吉專程來華，表示要繼續南先生未竟的事業。究竟是什麼讓這東西方兩位大師結為師生之緣？這位拜師十五年之久的學生向老師學到了什麼？他的收穫對我們有何啟迪？請看彼得·聖吉的老朋友、中央黨校報刊社常務副總編輯鍾國興和他的再次對話。

為什麼做南懷瑾的學生

鍾國興：去年您和我說過，今年約我一起去拜訪南懷瑾先生，我一直想著這件事。沒

想到南先生忽然離我們而去，這讓我感到非常遺憾。您作為一個外國的學習型組織宣導者，是因為什麼機緣認識南先生這個國學大師的？

彼得·聖吉：我和南先生是一九九五年在香港，通過一位臺灣的朋友介紹相識，這位臺灣的朋友是系統動力學的教授。一九九七年我參加了南先生的靜思活動，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活動，因為在南先生那裡這是第一次通過翻譯來展開的靜思。記得當時有人不理解，問南先生為什麼要專門為我增加翻譯環節，南先生說：「因為我上輩子欠他的。」

鍾國興：老先生智慧而且幽默。您和南先生的師生關係以及深厚的情誼從此建立起來了，記得您說過每年都和南先生見面，這讓許多人都「羨慕嫉妒恨」啊。您被稱為「學習型組織理論之父」，而且被美國《商業週刊》評為「有史以來世界十大管理大師」之一，從名聲來說比南先生還輝煌，從影響力來說比南先生還大。那麼您對南先生為什麼那麼尊敬，甘當他的學生？

彼得·聖吉：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和南先生展開了第一次深度交流，開始認識他的很多學生。他的學生是非常多元化的，來自社會各界，他們都是真正的實踐者。我欣賞南先生的原因，在於南先生對中國儒釋道研究非常深厚，對這個世界的事情瞭解很深。我和南先生的談話，奇妙之處在於，我們所交流的不同話題是隨意流動的。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我們既是和深刻的傳統思想，又是和當下一切聯繫得非常緊密。其實，我和他的交往，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南先生對於人類的發展與成長深度關注，以及他的思考與當下世界緊密聯繫。從一九九七年的靜思活動開始，我基本上每年至少要見南先生一次。在過去的七八年裡，我每年要見他兩次。我們之間通過信件也有來往，我也會寫一些報告心得，他

也會回覆我。他在香港的時候，我去過，後來他搬到上海，我就去上海拜訪他。在上海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了太湖大學堂的籌畫，我也去過當時的場地，參與了設計。

鍾國興：在對人類命運的深度關懷和對當下世界的關注上，您和南先生是非常一致的。除此之外，您成為他的學生還有別的原因嗎？

彼得·聖吉：其實我找到南老師不是偶然的，我最初開始修禪是在上大學的時候。我是在洛杉磯長大的，我在那兒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所以我和東方文化文明的接觸有很長很長的時間了。東方文明的印度、中國、日本等，我覺得這些文明是相通的、相互依賴的。我一開始對生意、對商業組織感興趣，原因就是商業組織非常關鍵的就是思考相互間依賴的關係和生存的動力。

我們再回頭去看我的這段經歷，那就是讓我在看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時看得清楚了很多。為什麼人類那麼困惑？真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困惑的話，什麼樣的事情必須發生？這些更深層的、更本源的問題，是如何在我們社會的其他組織裡反映和暴露出來的，比如企業組織、教育組織？

我們現在再去看南老師的著作，他的早期著作其實很艱深，不太容易讀懂，因為這些都是從他過去三十年的修煉中形成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演進，他最近十年和十五年的寫作，更多的是和儒家、和孔子相結合。我想他是試圖通過這種努力來告訴中國人，儒家學說本身就是一個修煉，它不僅僅是關於制度規則行為的內容，它本身就是一個修煉。同時也告訴大家，一個社會的不同組織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應該是如何組成的，這包括商業組織、教育組織，還有其他組織。

尋求解決心靈問題之道

鍾國興：我知道您的漢語水準是只會說「謝謝」和「再見」，但是我知道您在南先生的影響下對東方文化有了很深的理解。

彼得·聖吉：中國文化讓我覺得最神奇的地方，比如說道家的學說，道家是講人和自然的關係，是講人和自然的能量；還有佛教的這種根本之討論，人的覺悟；在這兩個學說中間，還有一個儒家的學說，探討的就是我們如何去生活。所以在討論太湖這個地方應該叫什麼的時候，大家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很多人說應該把它建成南懷瑾中心，南老師說不行。最後把它叫做大學堂，實際上就是想昭示他的一個想法。他的工作最重要的一個地方也在於此，就是把儒釋道如何融合起來，最終探討的是我們如何生活。所以很顯然，對於我來說，在整個世界裡，沒有人能像南老師那樣成為我的老師。我在這個世界上可以找到很多與宗教相關的大師，但是他們都不會有南老師這樣對當代世界有這麼深度的聯繫。我可以在商業界找到很多在管理方面很有研究的人，但是他們對於人類、對於人的意識也沒有這麼深入的理解。

鍾國興：中國的文化中，儒釋道都有終極關懷精神，但是側重點不同，把它們打通，讓它們融合，在現代社會中進行解讀，從而在深層次上影響人心和社會，這是一項令人崇敬的事業。

彼得·聖吉：我剛才講的，是從我的體會來說的。如果超越我的角度去想這個事，我

的感覺是這個世界必須在人的意識上有深層的變化，這個世界才能產生變化，但同時，這個世界的不同組織機構也必須發生變化。這兩個系統必須同時變化，光是意識的變化是不夠的。比如管理商業組織，就像我在《第五項修煉》裡面講的，組織處於現在的行為，是因為我們每個人是現在的這樣一個行為狀態。有很多很多書都講了如何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但是這些書和研究很少涉及我們如何產生真正的意識的角度。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什麼真正的變化產生。我們僅僅是效率上的提高，我們有一些新的改善的方法，但是從來都沒有真正接觸到這種變化的核心。南老師曾經和我說過，中國沒有企業家。

鍾國興：他老人家為什麼說中國沒有企業家？我們社會上可以把搞企業的都叫做企業家啊！

彼得·聖吉：我就問他，您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中國應該有上百萬的企業家啊。他說，不是這樣的，那些人只是希望掙很多錢的人。在中國的傳統文明裡，企業家是要去改善社會。當然我們可以寫好多書去探討，怎麼去提高效率，怎麼去融資，怎麼去把企業管理好，但是如果我們不談做企業的本意，不談做企業的精神，什麼都不會改變。

鍾國興：說得太對了，不管是什麼家，都要有擔當，沒有擔當只是一個層次較低的人，而不是「家」，更說不上是「大家」。

彼得·聖吉：我們有這樣的習慣，看這個世界總是把它看成是一大堆分散和分類的個人。今天我們在做 IDEALS 項目最終總結的時候，有二十多位在場，裡面有市長，有其他政府官員，還有一些企業的領導者，他們都說這個項目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起營造出來的氣氛。當中有很多人說，我們互相都是老師。他們很多都問了很多很深的個人的問題，很

多人都說他們在其他的場合和其他做生意的人都不會談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很個人，都很深。在這裡面，大家都注意到了一種精神上的變化。當然在過去的四五個月裡面，他們也做過這樣的靜思，但是 IDEALS 專案的目的是挑戰他們作為企業領導和領導者的能力。這個部分一直都是我們工作的核心，就是人們從內心當中產生變化，然後在他們的日常工作當中產生變化。

怎樣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鍾國興：要營造一種「場」或者一種氛圍，首先要改變心靈，特別是改變自己的內心世界。這讓我想起我們黨內經常說的一句話：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必須改造主觀世界。

彼得·聖吉：這也是南老師曾經說過好多次的話：你要想成為一個領導人，你首先要是一個人。如果說我從南老師那裡得到什麼，在管理上得到什麼，那就是如果你想成為一個企業的領導，你就要完全地、徹底地、毫不猶豫地關注你作為一個人的成長。要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把你的修煉和你每天的工作緊密聯繫在一起，每天都聯繫起來，不管是學校、企業還是政府，這是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所以大家會問，如何把這些聯繫在一起呢？其實在討論當中，他們已經給出了很多這樣的問題，就是如何把他們自己內心產生的這種變化真正和他們每天的工作聯繫在一起。他們討論如何在工作中能用一種更深層次的欣賞去傾聽，他們說到開始學會欣賞和感謝周圍的人，特別是他們的員工。這就是我從南老師那裡學的第一件事，做管理這件事就是教化自己的實踐。當你是一個老師，或者其他的管理人

員的時候，你對別人的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你意識到這一點了嗎？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做事上，放在新產品上，放在需要教的課程上，忘記了實際上他們是在跟人打交道，尤其是他們忘記了如果從人的角度出發去做這件事，可以產生非常積極和良好的影響。你可以把它說成管理上的精神，我覺得這個就是儒家學說的核心。

鍾國興：這是我聽到的一個學習型組織專家對儒家學說的解讀，您的解讀應該對於中國的企業家和領導幹部有獨到的啟示。看來東西方文化的結合和融會太有必要了。

彼得·聖吉：是的。在我和南老師的關係當中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這個世界。我在這些年中總是追問他關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事情。他會跟我說，你的工作不是中國，你的工作是這個世界。我在有的地方看到，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寫到，中西方的交往如何去改善文化之間的彼此欣賞。我一直覺得他的工作有兩個最基本的方面，首先他的工作是和中國有關。上周他的學生宏達講到為什麼南老師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談到南老師寫了很多很多書，而且很多很多人可以讀到這些書。南老師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正好是中國文化的根被切斷的時候，我想這就是南老師工作的目的，讓中國的文化重新能夠生根。

重續中國文化之根

鍾國興：讓中國文化重新生根，聽到這句話以後，讓我的心底裡有一種震撼。特別是從一個外國朋友的口中說出，對不起，我的眼睛有些濕潤了。您接著講。

彼得·聖吉：在過去兩百年當中，中國在文化根源上面臨三個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入侵，使中國變成了一個殖民地的國家。在所有的地方，一個殖民地國家最嚴重的事情就是使殖民地的人民覺得自己是劣等人。第二個挑戰就是二戰結束之後二三十年的時間，為了徹底消滅中國階級的差別，徹底破壞了中國的文化。第三個挑戰，我認為對中國的根威脅最大，就是今天，是消費主義，是全球的現代化。這樣的過程就是建立在人們對於物質享樂的追求上。我看到南老師工作的目的，就是想幫助人們保留、保護中國文化的根，然後重新建立這個根，尤其是面對正在進行和發生的這個威脅的情況下。

鍾國興：重新建根，何其重要，又談何容易啊！對於中國來說，要怎麼來做呢？

彼得·聖吉：我們剛才說的重新建立根，這樣一個過程需要在全球社會的這樣一個環境中進行，這也是南老師努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個人的觀點是，對於中國來說，首要的問題是，我們對世界的貢獻是什麼，我們如何能夠對所有的人類生命，包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作出最大的貢獻。我和您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大家關注的地方就是我們怎麼可以做出點東西來，我們怎麼進入世貿組織，我們怎麼能夠成為經濟和政治上強大的國家，這些事情已經一直在做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和我們的文化如何能夠為全世界作出貢獻。當然這不是要讓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儒教的信仰者，而是從我們的文化出發，從儒教、道教、佛教出發，如何能夠讓全世界的人都有更好的生活。所以為什麼南老師會收我這個外國人做學生，我想他就是覺得他的努力不僅僅和中國有關，也是和世界有關。

鍾國興：「我們的文化」，從您的表達方式上可以感受到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感情。這讓我們為中國文化感到自豪，也讓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深層魅力體悟不夠而感到慚愧。您

接著談南老師努力做的事情。

彼得·聖吉：南老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感興趣、研究的方向，大家其實不太關注，是科學。奧托先生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因為他做了一次訪華。他問南老師說，我們是不是處在一個新的精神時代的開始？南老師說，是這樣的，但是這個新的精神時代和過去的精神時代不同，因為它會是一種融合，是過去的傳統精神與科學的融合。因為在二十世紀的科學裡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洞察，其實到了今天還沒有被充分地瞭解。更加神祕的其實就是我們的生命，宇宙中最偉大的能量就是生命的能量，生命的能量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說的「氣」。南老師曾經跟我談到過，他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能量的形式，動力的、重力的、電磁力的，強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所有的這些都是物理的，都是有限的，宇宙中真正無限的能量形式就是生命的能量形式。他也談到，當人類真正理解了生命的能量，人類本身就會發生變化。

鍾國興：因為您的時間安排，我們必須結束了。能否簡單地對您所講的做個總結？

彼得·聖吉：好。南老師讓我們看到應該共同去關注的，是人的發展、人的成長和人的淨化，再有就是我們當代的世界，人的意識與物理世界的融合，人的心與世界的重新融合。

南老師的大智慧與奇特機緣

——朱清時談南懷瑾先生

王國平

朱清時：我先給你看這把扇子，這上面寫的是：「一日清閒自在仙，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這是我去峨眉山之前劉正成寫的，背面是劉正興畫的峨眉山。

王國平：這種情況很少見，兩兄弟，一個寫字，一個畫畫，都是大家，而且書畫合璧，非常難得，值得珍藏。朱校長，我想先請您談一下您的學術背景。

朱清時：我在大學時期是學核子物理的，一九六八年被分到青海山川機床鑄造廠當工人，當了五年工人之後，在青海的一個研究所工作。那個研究所是搞化學的，從此以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化學家。「文化大革命」期間，胡耀邦他們組織中科院一些重大課題追趕世界先進科技動向的時候，全國的科研院所大多癱瘓了，但青海的還活躍著，所以一九七四年我們就開始做重大科技專案，一年後，我做了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改革開放之

前的一九七七年，決定了第一批送我出國。一九七八年我在浙江大學學習英語，一九七九年去了美國，回國後在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工作，一九九一年當選為院士，當時還叫學部委員。一九九四年調到中國科技大學，一九九六年開始當副校長，一九九八年開始當校長。我現在在南方科技大學當校長。

王國平：作為一個搞化學、物理研究的科學家，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受傳統文化薰陶和訓練的？

朱清時：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接受傳統文化了。我父親朱穆雍是華西協和大學畢業的，學社會學的。我父親那個時候學的社會學，新中國成立後被認為是偽科學，所以後來被分配到財政局當會計，他一生都沒有搞過社會學。有一次，我拿一本《中國名人大辭典》給他看，裡面有很多人是他的同學，他非常感慨。他主要是錯過了一次好的機會。華西協和大學是教會學校，準備安排他們班七個人去美國留學，但那時我母親已經生了我兩個哥哥，家裡不希望他出國，就到處活動，幫他在省財政局謀了一個職務。新中國成立後，他就變成了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不再被當做知識分子，這是一步錯棋。但是他一生非常喜歡文學，喜歡中國傳統文化，所以我從他那裡受到了感染。儘管我學理工科，但是我內心深處一樣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是我人文科學的背景。

王國平：你第一次接觸南老師的作品是什麼時候？

朱清時：我第一次見到南老師是二〇〇四年。我以前沒有接觸過他的作品。我一直在搞理工科，到我當中科大校長時，內心起了一種願望，就是認為中國社會需要一種信仰來支撐。我看現在的學生和我們那時不一樣，跟過去我們當學生時的狀態不一樣。我們讀書

的時候，心中有一種信仰在支撐著，所以自己的個人修養很容易被教育和提升。現在的學生很難了，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信仰支撐。那個時候，我對佛學有一種尊重，覺得佛學不管怎麼樣，它教人行善，它教人畏懼因果，對社會是一件好事。我自己是一個自然科學家，我很想把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各種成果與佛學當初預言的自然界的各種情況聯繫起來，做一個對比。有人給我介紹說，南老師可能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而且是佛學最高水準的代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真正讀過南老師的書。二〇〇四年，我就去上海拜訪南老師了。

王國平：當時是誰陪你去的？

朱清時：是中科大的一個教授，他跟南老師很熟悉。從那次見了南老師之後，我突然就發現，我們社會中還有這樣一個人，他對古今的瞭解可以說沒有人可比，沒有人可及，他的智慧從我們這一代人來看，只能仰視，他隨口而出的詩詞和佛學的偈頌，對我們來講，都是高深莫測的。自從這次見面以後，我心中就有一個願望，像這樣一個智慧的老人，已經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見一次就少一次，我不能失去這個機會。所以從那一年開始，我一有機會就到他這裡來。

二〇〇四年七月下旬，我應他的邀請，以中科大和太湖大學堂（籌）的名義聯合舉辦了一次認知科學與生命科學的研討會。在太湖邊的一個酒店裡，為期十天，圍繞認知科學與生命科學，結合傳統文化和現代科學做了研討，這次課程有錄影在。那次研討會，讓我發現了南老師的另一面，其實他這個人啊，是非常尊重科學的。他對佛學瞭解很深，始終相信科學和佛學是一回事，因為佛學跟科學都在解釋宇宙，只不過用不同的方法而已。他認為佛陀釋迦牟尼講經的時候，是設法用當時科學的最高成就來講的，《楞嚴大義今釋》

等都用了當時最高的科學成就。他相信，如果佛陀生在當代，一定會用當代最高自然科學成就來重新講經。他一直這樣看。

這次研討會，把我與南老師、太湖大學堂緊緊聯繫在一起。我發現了我人生的一個目標，就是把自然科學和佛學深奧的道理加以比較，看看中間有多少地方能夠有聯繫。我們共同的願望是，希望參考佛學等傳統文化，開闢自然科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同時，用自然科學去解釋佛學的道理，啟迪大家的思維與反思。這樣呢，能夠便於把佛學的真實道理重新在社會上普及。現在社會信仰佛學實際上很畸形，所謂的求神問佛，就是自己買很多香，堆很多錢，去賄賂佛菩薩，功利心太強了。在那之後，我到這裡來，南老師多次講經，講過《成唯識論》、《楞伽經》，這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了。他還講過《楞嚴經》、《達摩禪經》，這都是我自己親耳聽過的。他還講過好些，我沒有長時間在這裡，錯過了。他講的整理出了一部分，但大多數還沒有整理出來。

那個時候，南老師風采迷人。他這個人精力充沛，記憶力非常好，每次說是一講兩個小時，實際上都延長到三個小時，而且有的時候他是上午、下午、晚上接著講，隨口就背誦出很多詩詞歌賦和偈頌，這讓很多年輕人吃驚。

王國平：對啊，我第一次見南老師的時候，他說朱清時的名字就是從一首詩中來的。他隨口就背出了杜牧的那首《將赴吳興登樂游原一絕》：「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

朱清時：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他聽到我的名字就跟我講起了這首詩。在我一生遇到的人當中，他是能夠如此的唯一一人。我自己當然知道我的名字是怎麼來的，我父親告訴過

我，此外沒有人知道「清時」有什麼典故，唯有南老，第一次聽到我的名字就想起了這首詩，還馬上就說出來了。這兩年，他勞累過度，操心太多，身體變差了，尤其眼睛不太好。這幾天，你看我都不怎麼打擾他。

王國平：能有機會經常聽南老師講課，你是非常榮幸的。

朱清時：對，我很慶幸。過去十年，我抓住了機會，可惜沒機會能夠每一次講課都聽到。在從跟他接觸的中間，我受到了很多感染和影響，特別是關於佛學，我這十年比過去進步了不知多少。我現在比較清楚，佛學確實如南老師說的，當初是當做一門科學來研究的。佛學研究不是用近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近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培根他們開始的，是用實驗來驗證真理。也就是說，任何真理必須通過實驗來驗證，這個實驗不管誰來做，只要程式一樣都會做出一樣的結果。然後再加上亞里斯多德開始的形式邏輯和推理，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現代科學的注釋。但是佛學不是這樣，佛學沒有用外部實驗的方法，用的是心身內在實證的方法，是每個人靠自己的感悟和直覺去證明。直覺這個東西啊，實際上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另一種方法，是很有效的。只不過現代人的直覺越來越少，因為依賴外在的東西太多，雜念和欲望太多。就像大家都過分依賴電腦和算盤一樣，心算能力越來越差。

王國平：中國過去幾千年都很依賴直覺。

朱清時：都靠直覺。在釋迦牟尼那個時代，人的直覺一定比現在人強得多，就像我年輕時候的心算能力比現在年輕人強得多一樣。那個時候沒有電腦，所以你要算什麼東西，包括很大位元數字的乘法，都要靠心算。現在連一位元數的乘法都要電腦，所以大家心算能力都退化了。

同樣道理，現在啊，因為科學的發展，大家都借助實驗來驗證東西，很少再用直覺的方法了。還有，直覺是靠內心很強的感悟能力來認識事物的。直覺的方法要想運用好，人一定要很安靜，使你的內心沒有噪音。大腦是思維借助的一個工具，如同存儲資料的硬碟之一。它就像一個超導體，導體電阻變為零的時候，大腦的電場特別強，一點很小的信號都可以捕捉住。所以，我相信，在釋迦牟尼時代，他們的心與大腦極為安靜，就像我們看到的超導體一樣，所以能夠捕捉到很多我們現在看來高深莫測、神妙難以理解的現象。比如他們認為宇宙是怎麼產生的，人是怎麼產生的，各種唯識的理論，都是靠直覺和心身實證得出來的。南老師是對的，釋迦牟尼和他的弟子們研究佛學，是當做科學一樣來研究的，他們追求的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理。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們現在用自然科學的最高成就認識到的宇宙，可以和釋迦牟尼佛經中他們所認識到的宇宙做一種比較。我這十年，在廟港，在南老師身邊，請教他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圍繞這個。我這一生，發表過的研究論文有三百篇以上，只有一篇文章影響最大，就是《物理學步入禪境》，以至於國外有些人認為我是佛教徒。看到我在創辦南方科技大學過程中遇到的種種艱難險阻，南老師由開始的支援逐漸變為反對，他希望我集中精力寫科普文章，可以更廣泛地影響社會，培養普羅大眾的科學素養，在民間撒下科學研究的種子。我想等我把南科大大的工作做完，會努力完成我人生中的這最後一個使命：寫科普文章。我不會牽強附會地去比較，而是把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原汁原味地寫清楚，凡是有文化的人都能看懂，也可以把佛學所講的宇宙和現實世界做一些對比。

王國平：我想，你可能與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師也有些交往，我想聽聽你對他們的看法。

朱清時：這麼說吧，現在南老師對佛學和佛經的理解，國內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與他相比。比如我以前跟他學過《成唯識論》，現在我正在讀《瑜伽師地論》，這兩部經書都是玄奘法師主持翻譯或總結的。《成唯識論》是玄奘法師彙集總結印度唯識十大論師觀點的著作，用的是唐代語言，而且玄奘法師是直譯的，唐代的人看起來已經很吃力，現代人就更吃力啦。可是南老師會給你講得深入淺出。再比如，有很多佛經用的都是唐代的語言，現代人如果望文生義的話，就完全搞錯了。比如《楞嚴經》中的「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其中「元妙」兩個字，很多人看到「元」，就以為是元始的、元創的、元初的、元本的意思，南老師就講當時是為了避諱唐玄宗名字中的玄，而將「玄妙」的「玄」改成「元」。一說玄妙，大家就都知道了。

王國平：南老師是大智慧。

朱清時：對，這種事情誰知道？只有南老師的大智慧，結合現代的知識來深入淺出地闡釋經文，人們才可以理解。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我相信，近代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這樣對佛經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王國平：其實，南老師的學問遠不止於佛學，儒、釋、道三家學問在他身上真正實現了融會貫通。

朱清時：釋、儒、道。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論語別裁》，大家對《論語》理解得比較多，只不過南老師是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來理解它。理解佛經的人就很少了。他給我們講《達摩禪經》，也是這樣。那是晉代的語言，都是五字一句的偈頌，一般的人，特別是沒有修證過的人很難理解，我相信中國找不出第二個人能把這個經理解得這麼深刻，所以我

做了很多的筆記，我想的是再也沒有人可以解釋得這麼好。你也知道，現在中國的佛教界也比較亂，所以我有一個發願，就是把四川佛教界的青年領袖們請一些來，在南老師這裡得到一些感染，至少得到和我一樣的感受，知道佛經難在什麼地方，知道應該從哪裡入門去學習。結果我只把宗性法師請過來了，還有好幾個我都請過，結果都是這個事、那個事，沒有來。你也知道，到這裡來，也不容易，所以都沒有成行。以至於我這次到峨眉山去，見了他們的文物局長、博物館長，他們都知道我的努力，知道我在峨眉山、樂山等大寺院請他們的主持來南老這裡，都沒有來，他們也覺得不好意思。

王國平：他們錯過了這種千載難逢的機緣啊！

朱清時：對，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情的重要性，他們現在完全能對付，因為現在的佛家都停留在表面，大家都是拜拜佛，說兩句偈子，信眾就對他們很佩服了。現在有誰能夠把一部經講透講到底啊？很少了，沒有人能及了。造就南老師這樣的高度有幾個原因：第一，他本人天賦很高，很年輕的時候，智力就很高，在溫州地區是很有名的神童。第二，他十八九歲就入川，當時全國文化界人士都在四川避難，所以用他的話說，本來他只能仰視的人，現在都可以做朋友了。他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很多，而且，也有很多條件，比如這些人帶來了很多經書和資料，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這種機緣。所以，這都是天造就的。第三，他在四川很快就厭倦了當官，他曾經做過少將參議，中央軍校政治教官。

他在當政治教官之前，有一段歷史很重要。那就是他在涼山屯邊墾荒的歷史，相當精彩。他一九三七年入川後，曾經受餓，沒有飯吃。當時他住在一個廟子裡，廟裡的和尚是彭州人，出家前很有才，和地主的女兒戀愛了，可是受到家庭的阻撓，後來兩個人就私奔，

不久就被地主家的人抓回去了，抓回以後，女的被活埋了。他痛不欲生，既想復仇，又想自殺，都沒有成功，後來經人勸說，就拋棄紅塵出家了。出家之後，他的母親跟著他，服侍他。南老師寄住在廟裡，這個母親既服侍兒子，也做飯給南老師吃，所以南老師一直很感謝這對母子。後來，大陸開放以後，南老師要報答恩人，首先要找的就是這兩人，但一直沒有找到，這是南老師刻骨銘心的事情。

還有呢！南老師在到中央軍校之前，曾經在大小涼山地區領導一個「大小涼山墾殖公司」，他自任總經理兼自衛團總指揮，也就是司令官。這個隊伍裡有土匪、軍閥和招募來的兵，他確實有這種才華，二十多歲就當司令，自稱北漢王，那個萬人矚目服從的滋味很迷人，但他很快就警醒了。後來，南老師認為這條路不可為，就放棄了兵權，掛印而去。此後有一段時間曾經很潦倒，跟隨他的兩三個人中有人生病了，大家錢花光了，沒飯吃，南老師就到一個報社去找工作。那個時候報社很小，總編輯問：「你能幹什麼？」南老師說：「我能打掃衛生。」總編輯說：「那你做做看。」他就做衛生。總編輯看他的氣質，判斷他是讀書人，就講出來請他寫篇文章，一看，寫得不錯啊，就留下來，不做衛生了，做了真正的編輯。他熬夜的習慣就是由這個時期的工作習慣而來。後來，溫州同鄉張沖（張淮南）介紹他到成都中央軍校（黃埔軍校後身）學習，他後來在那裡任政治教官。

王國平：這一段往事，目前很多公開的資料上很少提及，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最多只是引用南老師的幾首屯邊詩。

朱清時：這一段歷史既精彩，也很重要。我要說的是，像他這種機會在和平時期哪裡有啊？二十多歲就當少將，當司令，這種經歷誰有啊？不可能啊！只有大變亂時期才有。

後來，南老師到峨眉山閉關三年，閱讀《大藏經》。下山後，他在樂山張懷恕家裡住了一段時間，閱讀《永樂大典》和《四庫備要》。像他一生遇見的機緣很少人有。他古文功底很好，能讀到《大藏經》、《永樂大典》、《四庫備要》；當時四川遍地都是高人，想請教人也很容易。一九四九年後，他去了臺灣。國內的學者卻經歷了一二十年的動亂。所以說，你說季羨林啊這些人，我們不說天賦，就是機遇，他們也沒有南老師多。

王國平：他們幾十年時光都在反省、檢查、批鬥中度過。

朱清時：所以，我們很珍惜他們，因為像他們這樣的學者太少了。但是，南老師在臺灣，很多重要的經典都可以讀到，很多大學者也雲集臺灣，很多書和資料都能接觸到，這樣，他比國內的佛學家又高了一籌。加上他的性情，他一生不從政、不當官、不去惹閒事，潛心學問，所以沉澱到現在，我想可能是千古一人了。當然，我們不說跟春秋戰國時期的老子、莊子相比，但是至少五百年來沒有過這種人。中國有很多天資跟他差不多、機會跟他差不多的人，但是心不靜，因為太平時期都想當官，都想成就功名，所以呢，他可能是幾百年來第一人。他對儒釋道都有精深的理解。對儒家的理解，他是高人一籌，但是還不是他最重要的，他對佛學和佛經的理解，現在可能找不到第二人了。佛經很多是魏晉和唐代的語言，當時的人讀來已經是晦澀難懂，何況現代人？這需要非常深的學問才能解釋得非常準確。十年來我非常珍惜聽他講佛經的機會，他不講，別人都是望文生義，只有他講了，別人才會服。

王國平：我一直很尊崇季羨林先生、任繼愈先生，但是呢，我認為季羨林先生對國學研究不多，他的主要方向是東方語言學，擅長的是吐火羅文、巴厘文、梵文等；任繼愈先

生主要研究的是世界宗教史，並不以傳統文化見長。

朱清時：南老師把這幾門學問貫通起來了。國學受佛學的影響很大，而中國的佛學又受中國的國學影響很大，老莊等影響了中國的佛學，才產生了中國的禪宗。道家更是如此，道家沒有統一的理論，但是其修行方法和理論跟佛學、老莊更有關係。所以中國的儒釋道融合在一起了。季羨林先生、任繼愈先生都是大家，但是他們不是神童，季羨林先生自己就不認為自己天資本高，他靠的是苦學。任繼愈先生在紅塵中工作太久，他自己就說他不信佛，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這樣的人再來研究佛學很難。佛學是這麼一個東西，我剛才說過，它的研究方法是直覺與實證，當這種修養到達一定深度以後，你才能明白很多事物的真相是什麼。你修養沒有到的時候，再精彩的講經，你也會把它當做噪音。這一點跟自然科學正好相反。

雷霆雨露一例是春風

林曦

這個題目，我是借用湘軍儒將李元度祭弔曾文正公的聯句。李元度出身儒林，為人敦厚，頗為曾國藩器重，拔為湘軍將領，並將侄女嫁給他。同治十一年，曾國藩病歿於兩江總督任上，李元度以門生之禮撰聯祭弔。由於此聯語意自然真摯，深為朝野人士所讚賞，傳誦一時。

在我大學畢業前夕，偶然從報章上看到李元度的聯語，頗有感觸。那時校方正舉辦一年一度的徵文比賽，我忽然心血來潮，就以李元度的聯語為題目，寫一篇感念恩師的小品文。出乎意料，評選委員竟將我的小品文列為首獎，並給予頗高的評語。那時校方有一位出色的作家江教授，他特地來找我，直截了當地說：「你的性向在文史、科技方面的初步目標已經完成了，今後最好專心發揮你的潛力。」次日，我將江教授的話向南大師重述一遍，並向他請示。大師沉吟了半晌，嚴肅地說：「年輕人有師長的關愛是值得慶幸的，江教授是有心人，他的話應該好好地思考。」我猶豫了一下，接著提出心中的疑惑：「現在重新開始，可能為時已晚。」「不晚！」大師立刻回答：「你如果能得到我真傳的三分之一，

配合科學知識、外語能力，將來不難立足。問題癥結在你本身。『油油不能去，碌碌無所成！』」說著，大師就拿起我的畢業紀念冊，寫下這兩句。

遺憾的是，我還是無法擺脫世緣的牽絆，隨波逐流，繼續在國內外研究所攻讀學位。從此以後，我只能在科技領域苦苦地掙扎，與文史佛道漸行漸遠。一九八三年我回臺灣任教，睽違十載，南大師依然對我關懷備至，並叮囑我應好好地利用時間，儘量抽空到十方書院聽課和參禪。無奈進入社會以後，往往事與願違。一九八五年秋，大師離開了臺灣，先後在美東、香港、廟港定居。由於路途遙遠，我再也沒有機緣聆聽大師的教誨了。

當年大師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留言時，順手從書架上取下四冊《指月錄》及兩冊《續指月錄》，笑著說：「你在文章中所說的雷霆雨露，都不究竟，雷霆雨露，盡在公案中，好好去體會！」多年以後，我瀏覽了《傳燈錄》與《指月錄》多次，才逐漸體會到，大師所謂的雷霆雨露，其實是指禪師的宗風與德行。我也因此體會到，大師為什麼特別尊重師道。因為儒釋道三教，都建立在師道與孝道的基礎上，師不尊則道不行，故大師隨時隨處都以身作則。

大師在詩文裡經常提及兩位恩師，一是啟蒙的朱味淵太老師，一是傳法的袁煥仙太老師。此外，為大師所敬重的是象數大師胡庸先生。胡先生是當代的飽學之士，出格高人。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年方弱冠的胡先生毅然投筆從戎，參加辛亥革命，此後更歷經北伐抗戰諸役，戰功彪炳。唯胡先生天性淡泊，有大樹將軍謙讓不伐之美德，因此在官拜少將旅長之後，便有一「李廣難封」之憾。一九四九年，胡先生隨軍轉至臺灣，退役之後，獨居於雨港基隆，以賣卜為生。那時南大師正在基隆經商，聽說雨港來了一位神卜奇人，特地

登門造訪，兩人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憾，大師以胡先生德齒俱尊，以師禮相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大師已從基隆遷居臺北，卜居於蓬萊新村。在那一段時間，大師與各界知名人士書信交往極為頻繁，為了及時答覆對方疑問，大師兄朱文光和我經常成了大師的信差。一九六〇年，胡先生年屆古稀，寄給大師七律自壽詩四組，大師反復吟誦，讚歎不已。這四組詩意境之高，運典之妙，當時大師周遭的詩友皆自歎不如。大師除了親自和了四組七律之外，並鼓勵門生們共襄盛舉，次日大師即命我將詩文和壽禮送去。胡先生獨居在雨港一間陋室，晚景頗為淒涼。回到臺北，我將胡先生的現況如實稟報，大師聽了長歎一聲，不發一語。其實那一刻，大師已有迎接胡先生到臺北頤養天年的腹案。但由於胡先生為人過於自重，不願牽累大師，始終不肯搬遷。

往後六七年，我不時奉命到基隆探望胡先生，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為了一首詩的典故。大約是在一九六五年的仲夏之際，由於大師撰文喜歡引用典故和詩詞，有一天大師引用了「今日捉將官裡去，此回斷送老頭皮」的詩句，卻忘了典出何處，作者何人。想來想去只好去請教胡先生。我奉命到基隆向胡先生說明來意，並呈上信函。哪知道胡先生稍稍過目後，不假思索便脫口說出：「這首詩出自北宋高士楊樸元配四婆之手，當年楊樸名重朝野，宋真宗特地頒旨召見，臨行前四婆作這首詩贈別。這個典故，記在宋人的筆記中。」胡先生的博學強聞令我驚訝不已，但也激起我的雄心鬥志，發願要遍閱歷代筆記大觀。八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亞利桑納大學工作，我之所以能於百忙中在亞利桑納大學東方文化中心圖書館完成此一心願，乃種因於那一次的基隆之行。

胡先生從基隆遷居臺北是一九六八年，那時候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前，在盛情難卻的前

提下，終於收拾行囊，在臺北落腳了。不過定居臺北之後，他並沒有閑著，在大師的懇請下，決定利用餘年，將堪輿絕學傳授給大師、名醫張禮文居士、畫家夏荊山居士。為此，大師特地舉辦了一場簡單、隆重的拜師典禮。典禮整個過程完全依循古禮，師生四人都穿大禮服，弟子向老師行三跪九叩之大禮。拜師典禮僅半小時，但我們這一群在場觀禮的年輕學子，無不熱淚盈眶。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之後，大師等三人都得到胡先生堪輿絕學的心傳。夏荊山居士和張禮文居士，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先後移居美國，成為洛杉磯地區兩堪輿大師；唯有南師備而不用，「做而無做，無做而做」是大師的境界，也是他的本色。塵世上的萬紫千紅，在一代宗師眼底，乃過眼雲煙耳！

早年大師教學的方式偏重傳統，要求極為嚴格。有時感到大師的霹靂手段，頗有雷霆萬鈞的氣勢，令人難以喘息。在學太極拳方面，必須先做好基本功；學靜坐必須先克服身體上的障礙；學《易經》必須先熟記卦爻繫辭；學詩文必須先背誦全詩全文……絲毫不得懈怠，不能馬虎。現在回想起來，傳統教學方法對年輕人確實管用。

六十年代初期，大師已有撰寫《論語別裁》及《歷代大德禪詩選注》的構想，他希望門下弟子一起參與，大師分配給我的工作負責將他每次所講的內容做總整理。朱文光大師兄最有耐心，他先將所有同學的筆記做初步的篩選。大約一個月之後，我將《論語》的〈學而〉篇整理好的講稿呈上。大師細心地看了一遍，當面指出其中若干語意有欠妥帖且偏離主題之處。於是我重新參閱各人的筆記，重新整理完畢呈上，大師又馬上指出其中一些瑕疵。如此反復整理，直到第五次大師才表示滿意。此後工作進行頗為順利，但是當我們完

成第四篇〈里仁〉時，同門中有人藉口課業太重，要先行退出工作行列。大師聞知，歎了一口氣說：「緣起緣滅，勉強不得。」

《歷代大德禪詩選注》的工作，是由文光擔任尋找歷代大德的詩集，我負責選詩，湯德均做整理，另一位師姐做注譯。初步工作大致順利，後來卻因那位負責注譯的師姐不能如期完成任務而不了了之。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文光和我先後到國外攻讀學位，從此我們都無緣再參與這兩項工作了。

經過這兩次共事，我發現文光和德均人品端正，文光大智若愚，德均大巧若拙，可惜兩人都英年早逝。一九八六年除夕，我聞知文光的噩訊，不自覺信步來到蓬萊新村。相隔十多年，街景已不是舊時的樣貌，只有教堂前那一塊小廣場，沒有太大的改變。在六十年代，每到黃昏之際，小廣場總是擠滿了人，老老少少，打拳舞劍，熱鬧又溫馨。可是那年除夕，卻不見半個人影，冷冽的朔風裡，只見幾隻歸鳥穿梭在樹間。我終於體會到人世的無常，腦海中不禁浮起文光常常掛在嘴邊的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大師在蓬萊新村住了將近七年之久，那一段日子的點點滴滴，一直是大家的美好回憶。一九九二年，我再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進修，我住的地方和師母的住宅只有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幾乎每個週末，我都受師母的邀請。大家提起陳年舊事，當年如何一起清理颱風過後的庭園，如何一起包餃子，如何一起調簫鼓琴，如何一起運動健身……那時在美國，大師的長女可孟在當地的銀行上班，次女聖茵在一家超市工作。她們工作繁忙，收入不豐，可是她們爽朗大方，一如當年，總覺得她們像大師一樣，天生有一股獨立不移的風骨。

在六十年代，大師先後主持了六七次禪七，我總共參加了四次。大師的禪風與當代宗

師大異其趣，他接引學人的手法，既非臨濟喝、德山棒，亦非趙州茶、雲門餅，而是將禪機和詩情融為一體，禪中有詩，詩中有禪，再加上他應機垂示，含攝萬端，變幻莫測，引人入勝，直扣心扉，令人如飲醍醐。儘管大師的禪七手法堪稱出類拔萃，為當今之一絕，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師的禪頗似七寶樓臺，眩人耳目，仰之彌高。

大師歷年接引的學人，不下千人，大師常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不過，在末法時代，上上根器的人，稀似鳳毛麟角，難遇難求。

大師在「抗戰」期間，得法於西蜀，獨承慧命，自感肩負承前啟後之大責，兢兢業業，不敢稍有懈怠。大師在中年創立東西精華協會和十方叢林書院，旅居香港期間修金溫鐵路，晚年在太湖之濱建了太湖大學堂，淑世利民，度化有情。年屆古稀之後，更透過企業界在北大、清華、金陵、廈門、復旦等知名大學設獎學金，提攜學子。二〇〇〇年大師又創立國際文教基金會，將兒童中華文化導讀向全國推廣，功德之大，無與倫比。故大師晚年不僅勤轉法輪，也勤轉扶輪。

大師最令有識之士刮目相看的，莫過於他以慧識和慈悲，化解海峽兩岸的對立，消弭刀兵浩劫於無形。唯眾生無邊，苦難無盡，大師憂先天下，當此多難之秋，仍然感到大願未了難了。

大師在其《金粟軒詩鈔》中多次提及「已了婆婆未了緣」。已了婆婆，謂此番婆婆之行，功行已告圓滿；未了緣者，主要指傳薪之法緣。他在《寄贈香江靈源法師》詩云：「行遍天涯我已倦，荷擔大法有何人」。又在詩中云：「自憐獨木支巨廈，眼底林園是嫩枝」。由此可見大師對傳薪法緣之企盼，是何等殷切。又大師在《晚來雷雨》詩中云：「向晚初

涼意未伸」，其意之未伸者，是為了傳薪之法緣遲遲未至也。

平心而言，大師雖然威儀天生，但他平素待人接物溫和慈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絕少疾言厲色。最令人稱道的是，他應機教化手法之巧妙，非常人所能想像。有一天我正為大師整理檔，忽然有一位訪客登門，敲門之聲大得出奇，我一時分神，將文件散落一地。此時大師面帶微笑走到我身旁，幫我收集，悄悄地說：「臨危必須鎮定，慌張只會誤事，回去看看《世說新語》，你就會明白。」第二天我將《世說新語》翻閱了一遍，果然發現歷史上那些非常人物，都有非常的雅量，臨危應變，無不從容鎮定。

那一次的分神失態，經過大師的及時提醒，對我來講可以說是受用無窮。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我一直滯留在美國，從念書到工作，其間所遭遇的挫折和苦難，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幸好在關鍵時刻，我都能及時想起大師的叮嚀，立刻定下心神，緊念《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經》的咒語，然後計畫自強自救之道，說也奇怪，結果都能轉危為安。

這個《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經》咒語，是我赴美前夕大師特地傳授給我的。那一天大師喚我到東西精華協會的辦公室，將身上僅有的五十美金塞給我，又將一對青萍龍鳳洞簫相贈，他親切地說：「在異國寂寞是免不了的，吹吹洞簫，可以紓解鬱悶。」大師一向視弟子如子女，又從來不把奇珍異寶放在心上，慷慨大方，完全出自天性。如今那一本《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經》和那一對青萍洞簫，仍然保存在我的案頭，完好無缺，但睹物思人，卻不勝惆悵神傷！

大師最後定居於太湖畔的廟港，似乎是他預先所做的安排。六十年代大師所卜居的蓬

萊新村，客廳中高懸著書法家程滄波居士所寫的雪竇大師之禪詩：「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閒暇時大師總是對著它反復吟誦，我曾向大師請教，為何對這一首詩情有獨鍾？他每次都笑著說：「你將來會明白。」五十多年過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其實大師的早年行跡，也極耐人尋味。「抗戰」初期，大師未滿二十歲，卻決意西行。內戰末期，大師又排除萬難，隻身來台，其中也必有自，其去也必非偶然，蓋天下第一奇境福地，皆靜待天下第一奇才大德之親臨。

二〇一一年二月間，劉雨虹居士從太湖回來臺北，我專程前往拜訪。劉老師勸我作一首詩呈獻給大師，當時我答應在大師百歲大壽那一天獻上一首七律，並且以《晚來風雨》的原韻作為韻腳。大師的那首《晚來風雨》，可以說是我學習律詩的啟蒙詩。一九六一年仲夏某日的午後，臺北下起了滂沱大雨，暑氣盡消，雨霽之後，天氣格外宜人，我照例到蓬萊新村報到。那時客廳裡早已高朋滿座，大師把剛完成的《晚來風雨》那首七律，給大家傳閱，並請大家一起唱和。當年我年少輕狂，不知分寸，也照原韻胡湊了八句，大師看了嘉勉了幾句話就正色告誡：「作詩要懂得剪裁，勇於割捨，更要熟讀歷代名家的作品。」短短數言，我一直視為作詩的座右銘。

在大師所有弟子中，都堅信大師可享期頤以上的遐齡，壽比大德趙州、虛雲，誰也沒有料到，大師竟提前二十五年圓寂。大師似乎將世壽化為無上功德，回向給當來有緣人，使慧命得以延續千秋萬世。

現在，我還是以《晚來風雨》的原韻為韻，寫一首七律作為本文的總結：

蓮池倒駕紫金身 為度有情弭劫塵
出入百家繼絕學 經綸三教轉扶輪
獨承慧命願難了 久待法緣意未伸
木鐸聲消日月暗 同悲天地已無人

大師在《丁未仲秋》詩中云：「佛國蓮開虛一座」，又在《惆悵》詩中云：「為貪遊戲到娑婆」，想必大師原是佛國蓮座上的紫金阿越惟致（不退轉菩薩），為了度化群迷，消弭劫火，乃倒駕慈航。大師的書齋楹聯「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乍看起來，似屬豪語，其實大師一生學術之成就，此二聯是其總綱。「願難了」、「一意未伸」，是有關大師畢生的行願，我特別將「久待法緣」和「一意未伸」聯為六句，是刻意道出大師苦待法緣的心聲。第七句的「日月暗」，並不是誇辭，大師圓寂之日，臺灣濃雲密佈，日昏月暗，我不願穿鑿附會，僅做如實之記錄。最後一句我保留「無人」二字，是為了遵從大師的本意，師在《晚來風雨》詩中云：「如何天地似無人」，句中之「人」字，顯然另具含意，非泛指尋常凡夫。

一九六九年冬，東西精華協會成立，大師開講《周易》於辦事處，有感懷詩云：「平懷動靜希夷境，舉步截流是大雄」，又云：「乾坤亙古人常在」，「人」是「大雄」的代名詞，殆無疑問，蓋大師以「大雄」自期，欲為凡夫之所不能也！

我早年追隨大師左右，長達十二年半之久，他對我的影響是全面的、長期的，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也在國外遇到不少科學界的頂尖人物，可是他們給我的震撼和感動，

都只局限於片面。十二個年頭，在有限的生命中所占的比例不容小覷。早年師生之間的互動有嚴肅主題，也有輕鬆插曲，不是區區數千言所能概括，但有一事絕對毋庸置疑，當年大師所運用的教學手法，無論似雷霆或如雨露，在所有門下弟子的回憶裡，永遠是溫暖的春風。

附：南師《晚來風雨》

日長赤地暑蒸塵 向晚初涼意未伸
泥淖疏籬拳尺蠖 風簷短角網蛛輪
乾坤影裡開雙眼 雷雨聲中靜一身
手撫琴書言不得 如何天地似無人

瑣憶南師二三事

杜忠誥

一、因推銷《論語別裁》與南師結緣

我和南老師相識，已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其實，我知道有南懷瑾其人，還要更早些。猶記在一九六九年秋間，我從臺中師專畢業後不久，正應召服役軍中。偶於報上讀到正在連載的南師演講記錄稿《論語別裁》，文中那種深入淺出、興趣橫生、圓融通透的講解方式，深深震撼了我。《論語》書中看似教條式的格言，頓然變成日用之間舉手投足都可用得著的生命智慧，只覺得天地間怎麼會有這麼高明的人物？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擔任小學教師五年服務期滿，保送進入台師大國文系二年級就讀。當時南師原本在《青年戰士報》連載的《論語別裁》正好結集成書發行，我利用郵政劃撥預約了一套。書一到手，便如饑似渴地投閒捧讀。想當初，每天一小碟一小碟似的限量品嘗，已甚感動，一旦得緣整盤地放題閱讀，其歡暢痛快之情，自不待言。

幾天後，我利用班會時間，向導師請求給我十分鐘時間，準備向同學們分享一本絕妙

好書。導師欣然同意。於是我將《論語別裁》上下兩冊分頭傳閱，各夾一張空白紙以備登計。沒想到班上三十七人，竟然登記了三十八套。經與出版社聯繫，時任人文世界雜誌社（即老古出版社前身）經理的古國治兄奉命出面與我接洽，並慷慨地給我們打了折扣。不知哪裡來的力量，我決定擴大向日夜間部同學大力推介。反應之熱烈出人意料，甚至幾度被書商盯上，試圖以厚利誘我代為賣書。短短半個月時間，就推銷了三百四十幾套，據說也曾令出版社同仁們忙亂了好一陣子。

後來，國治兄前來結清尾款時，南老師託他帶了兩件禮物送我，一件是《南師懷瑾近作詩詞拾零》；另一件是略帶淺藍色極華貴的西裝布料一套（這料子，我先前已婉拒過兩次）。前者我欣然接受，後者以實在用不著而固辭不受。國治兄看我意甚堅決，乃不相強（儘管如此，事隔二十餘年，南師由美國移居香港時，仍將此布料以謝我代為書寫南氏先祖南昱先生行狀碑文送至我家），還邀我去玩。他轉述南師的話說：「此人能在短短半個多月之內，獨力銷出三四百部，必極有才幹，又極富號召力。」說很想看看我。

其實，真正的號召力是能將儒家孔門的悅樂精神詮釋得如此活靈活現的這部書啊！書寫得好，大家又都有此需要，才容易引起共鳴。要說「號召力」，那真正有號召力的，是這部書的作者南先生啊！就因為他寫的书撼動了我的心弦，才讓我心甘情願、義無反顧地幫著去推銷。就如同有人吃過某種佳餚異味，不忍獨享，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點心意罷了！我對南先生心儀已久，正苦於識荊無門，既有機會還真想前去拜見請益呢！

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期末考試結束，我依約在午前十一點準時到達信義路的雜誌社辦公處。南師把該社同仁（多半是他的學生）逐一介紹給我認識，很快大家便都打成了一片，

氣氛至為融洽。我看大夥兒都稱南先生為「南老師」，我也自然改口跟著大家稱「南老師」了。我們天南地北談得不少，我問南老師：「好久以來就想研讀佛書，可有一本較為精要的佛經推薦給我？」南師一面回說有，一面轉頭吩咐國治兄到書房拿出一本原文的《楞嚴經》來，並用鋼筆在封面寫下「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兩行字，令我印象深刻。吃過午飯，臨別前，南老師還送給我不少書，包括他老人家已出版的整套著作（手頭已有的不拿），及《法苑珠林》、《淵鑒類函》兩套私人藏書，真是喜出望外。我既是個愛書人，以個人當時的條件，又實在買不起這麼多好書，自然也就老實不客氣地照單全收了，因而滿載而歸，害我回來還得搭計程車呢！其中如《禪海蠡測》、《習禪錄影》、《楞嚴經》、《楞嚴大義今釋》、《楞伽大義今釋》等書，都是談論佛法的專門書。這既是我與南老師的初次會面，也是我正式接觸佛經之始，對於我個人後來的學術研究方向與藝術創作之開展，具有轉捩性的影響。

二、悲欣交集認路頭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為南老師的新著《大學微言》打字稿進行最後校對。對於南老師將舊說《大學》「三綱八目」改為「四綱、七證、八目」中的四綱部分，義有未安，以為有待商榷，因而前後修書兩通，申述鄙意。隔了不久，南師回復了一封親筆傳真函：

先後兩專函質疑大學四綱之說，足見治學甚勤，用志專凝，殊為可喜可嘉。惜見地

未臻上乘，故於中國文化整體之說，未達上地。此事一言可盡，但亦一言難盡。如因此南來而面言其詳，或當可釋於懷也。

我心知南師好意，自己也覺得久違師教，茅塞已深，有必要去讓老師用他那超高倍數的照妖鏡照一照，以便對治改進，於是就摒擋瑣務，準備到香港去了。南師得悉我決定赴港的來回日程，隔天便差人送來兩張往返機票，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內心著實感動不已。到港當晚，在大夥兒用餐時，老師還半開玩笑地說：「忠誥這回來香港，是來跟我吵架的。」到了第三天午後，老師喚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單獨與我面談。南師卻說他知道我修行不得力，故特地藉著這個機會，「騙」我到香港來玩玩。「什麼問題不問題，都是妄念，都是次要的。修行上路了，一切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回到臺北以後，在一個偶然的機緣裡，見到南師昔日用毛筆所書清朝詩人吳梅村的一首詩：「飽食終何用，難全不朽名。秦灰遭鼠盜，魯壁竄鯁生。刀筆偏無害，神仙豈易成？故留殘缺處，付與豎儒爭。」一時恍然若失，方知南師所說「一言可盡，但亦一言難盡」的真正意指。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且說老師那天，還傳授給我一個修行法門。要我兩眼向前平視，不要用力，向前盯著一個目標，把眼神向後回收，就這樣張著眼睛像木雞般地看著前面。並要我有問題就問，如果沒有問題就這麼坐下去。我記得當時只問了一個問題：「這跟莊子所說『以神遇，不以目視』，是不是一樣？」南師答說：「差不多！接近。」我一直誤以為，「盯著」就是盯住一個東西，於是我也就這麼「差不多」地張著眼睛坐了下去。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打

坐也可以不闔上眼皮呢！

在習坐中，老師跟我談了很多話，也給了我不少開示。當南師說道：「趁我還在，可以為你帶帶路。我走了，誰帶你路啊！」我宛如迷途知返的羔羊，頓時淚如雨下，悲愴不已。嗣後，也著實依法用了一大段工夫。由於定慧力之不足，當時自認為沒有什麼問題，沒能多問。然而，插頭似乎插得不太準確，再加上日常俗務的牽纏，以致漸漸走失，工夫又無甚長進了。

二〇〇二年四月中旬，我赴香港參加海峽兩岸四地書畫篆刻的八人聯展開幕，主要還是想利用這個機會，針對春節期間上山禪修時衍生的身心問題，向南師叩問請益。老師聽完我報告中的引述，發現他教給我的「看光法」被我誤解了，狠狠地數落了我一頓：「我上次告訴你的，你什麼要點都沒有抓到，白跑一趟。總的問題，在你不懂佛學。」要我重新來過，他老人家則不厭其煩地重新現場指導。

老師為了破除我對於「雙盤打坐比較有效」的執著，還刻意要我把原本雙盤坐著的兩腿鬆開，就以小腿與大腿垂直的姿勢，兩眼向前平視地正襟危坐在沙發前沿上。

「意識要忘掉，看的注意力拿掉，也不管眼睛了。眼珠不動，眼皮慢慢閉攏起來，眼珠還是前面，難就是眼珠子不是盯著前面。眼皮慢慢閉攏，自然一片光明中嘛！是不是？是，你不答覆我。不是，再問。這一回再不要搞錯了。自然一片光明中，看的觀念拿掉，注意力拿掉！眼珠子還是盯住的！對不對？這個時候輕鬆吧！不對，你問喔！放開！不要守在頭裡頭，沒有眼睛嘛！連身體也沒有。無眼、耳、鼻、舌、身、意，一切都沒有，注意力也沒有。你就利用這個物理世界自然光跟自己合一，身心內外，一片光明，就完了嘛！

也沒有身體感覺，也不要理。當時告訴你這個吔！沒有眼睛，眼珠子還是對住前面，最後忘了眼珠子。眼不要去看，自然在一片光中。如果夜裡，黑色黑光，白色白光，光色變化，都是境界，不理，你自然與虛空合一了嘛！這是有相的虛空喔！先跟有相的虛空合一。這一下你輕鬆愉快吧！比什麼都好。什麼氣脈？什麼拙火？那些狗屁話，一概不理，都在其中了！不一定盤腿。你這樣一定，三天五天，幾個鐘頭，你身心整個的起大變化，不要管他好不好，那就好得不得了了。」

「好！你信得過，你明天走，認確實一點。不然你回去又變了，不罵你又不行了，又變出來，又走冤枉路了！什麼準提法，一切最後圓滿次第都證入了！所有來的問題，要問的，都是妄念，都丟掉就好了。這個時候，管他咒不咒，佛不佛呢！」

「再來，你剛才動（念）了一下，不行了！重新張開，不要慌！等於利用眼球為插頭，定住。不看。注意力拿掉，把眼識這個習氣拿掉，然後證入一片自然光中，就好了。你就這麼定下去。就這樣，話也不要跟你多講了。忘掉，身體忘掉，連腦袋也忘掉，眼睛也忘掉。都丟，念頭更要丟，丟得越徹底，丟得——哎呀！也沒有什麼『徹底』，都是形容詞。都丟完了嘛！禪宗說『放下』，放下就是丟嘛！」

「這不是定嗎？盤個什麼屁的腿啊？連眼睛、頭腦都不要了，還管什麼樣的腿？」

「你跟虛空合一，跟光明合一。我就是我，我就是光。連基督教教你翻開《新約全書》都說：『神就是光，光就是神。』連他都懂，你們學佛的反而不懂。放開！愈大愈好。也沒有故意去作什麼大小的分別，這個言語的方便的話，不能聽。像我的書也不能看，連我的語言也不要聽。到了這個時候，一切皆空，還聽個屁啊！」

「還要放！無我了嘛。無人相，無我相，不是理論。只是一放，你就到了。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完了。過去心不可得，一個念頭來，過去了嘛！未來心不可得，念頭沒有起，當然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當下就空了，聽過了就完了嘛！就好了嘛！好了，不給你多講了。費力氣！你再拿不到，你就完蛋了。」

「還有一點吩咐你，什麼『吸一口氣，閉住』，那是笨辦法，不對的。出世法是什麼？你碰到那個不對的，呼一口氣，鼻子呼出來了，切斷了，不呼也不吸，那個是對的。你看！現在我跟你講，你在境界中，不呼也不吸，這個是對的。不是吸進來，不對的，有呼吸就不對了。念頭動了，呼吸就動；念頭不動，呼吸也不動。」

正在這身心與虛空光明合而為一的當兒，忽然感到悲欣交集，眼淚不自覺地滑滾了下來。這時候，老師又說：

「吔！這下你又被悲感困住了！丟掉！看光去。不是看，體會光去。悲感怎麼來的呢？有人問過佛陀，有些人明白了，大哭，有些大笑。佛說那些墮落短的菩薩，過去修行，已經知道了，現在迷住了，墮落了。一下子明白了，會大哭。為什麼？覺得我怎麼那麼笨啊！把自己的東西丟掉。那墮落久了的菩薩，明白了，哈哈大笑。這些都是情緒。《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要節制，要把它停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跟虛空合一。《中庸》都講了，就那麼簡單，比佛法還要明白。懂了佛法，儒家這才懂了。現在我背《中庸》給你聽，你懂了吧！懂了就信得過。一信就拉倒，一路下去了。」

「現在你體會一下，放空！念空了，呼吸也不動，這個是對的。呼吸是生滅法，有來

有去都不是。不要努力在看光！名稱叫看光，不是去看。不要分別去看了。眉毛展開，笑！嘿——，假笑，慢慢真笑了，彌勒菩薩都在笑中。搞清楚了吧！再不要迷途了。」

「準提法是修功德，修福德資糧，你可以念，可以修。你多去看看我們老古印的《參學旨要》這本書，有劉洙源的《佛法要領》、《禪修法要》、《永嘉證道歌》、《永嘉禪宗集》，你走這條路是正路。你這個年齡，把老古出版的《參學旨要》好好抱到。把劉洙源初步的可以丟開了，你也可以看，一時就證入了。這樣懂了沒有？費了我很多的口舌。不過，也是空的。嘿——，都沒有事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它來空你的，不是你去空它的。」

「生滅法一切無常，能夠知道的這個，不在身體內，也不在外面、中間。這個沒有變動，你年輕知道，也是這個；現在老了知道，也是這個。沒有寫字以前是這個，寫字以後也是這個。」

老師就這樣不惜苦口婆心，開示了這麼多，這麼詳盡。晚飯後，我終於帶著得無所得的行囊，拜別南老師，回到臺北。我告訴自己，若再因循放逸，簡直對不起天地鬼神了！所謂「枯木崖前岔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老師的這些話，固然是針對我個人的修行問題而發，但那天同堂聽講的，除了宏忍師以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如今我不避繁冗，將南師的殷切開示摘要寫實記出，希望有緣讀到此文的朋友們，也能同沾法益。

三、關於《漢字沿革之研究》出版前後

二〇〇六年，我應邀撰寫《從情、法、理的角度看兩岸簡、繁體字》論文一篇，參加中華書道學會舉辦的「文字與書法」學術研討會。此文系針對兩岸目前使用的兩套漢字系統進行學術的評析，後蒙南師垂青，以為論點新穎且典實有據，決定由老古出版社代為印行。稍後，復得中華文化總會劉兆玄會長親睞而惠予補助，俾作進一步深入研究。卒由原本不到一萬八千字的論文增廣為三萬多字，且適度加入部分圖表以為舉證。

這本小書之撰寫動機單純，是有感於大陸簡化字施行逾半個世紀以來，已然造成年輕一代普遍不認識正統漢字，閱讀古文獻困難重重，浮現華夏傳統文化斷裂的危機，勢非予以正視並盡速謀求補救不可。正當文稿交付打字排版之際，又想到南師一生從事諸多文教志業，幾乎都是為了弘傳中華文化而努力，倘能以南師之德望，在此小書前面說幾句話，則不僅拙著光價為之倍增，也勢必更能引起大陸學界及各方之關注，可望及早深思並共謀改弦更張的策略。考慮到此事攸關華民族文化慧命的存亡與續絕，因而得寸進尺，特別致函劉雨虹老師，請她能乘便從旁代為稟明此意。南師為了中華文化著想，果然俯允所請，令我受寵若驚。

當劉老師奉南師交代將寫成的序文傳真給我看時，我卻不甚滿意。原因是我本來希望南師能針對漢字與中華文化的關係說幾句話，但序文中泰半文字卻都在說明我倆相識的過程，以及他老人家對我的觀感，不無替我吹噓之嫌，這令我深感不安。儘管其中也暗寓對我「為學日益」的治學功夫已見精誠，而「為道日損」的修養功夫則尚須加勁的鞭策，但

整篇序文真正扣緊正題的只有末段最後幾行而已，有違筆者當時懇求賜序之本衷。劉老師聽我這麼一說，方才告訴我說，南師為求妥帖，寫此短文，前後還曾三易其稿。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唯南師在序文中所說，拙著「實為維護保全中國傳統文化，寓風雅興頌之諫議」，卻是合乎實情的；至於稱筆者為「今之書俠」，亦自覺貼切而樂於接受。

此書依據漢字自身發展規律與實用功能，分別從「情」（實用層面）、「法」（規範層面）、「理」（學術層面）三個視角，就目前海峽兩岸行用的《簡化字總表》與《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兩套漢字系統所突顯的利弊得失，列舉具體事例，試行析評；並針對當前兩岸「書不同文」的棘手困境，提出了可望有效化解的方案芻議。

二〇一一年七月，此書出爐後，南師還特地買了三百本放置太湖大學堂，隨緣贈送各方來訪的關懷文化教育人士，這一切，歸結雖說仍是為了護持中華文化，但對於作者我而言，南師這些舉動又何嘗沒有「逢人說項斯」的惠愛之情誼在內呢？此書本擬依論文原題命名「從情、法、理的角度看兩岸簡、繁體字」，南師考慮到書題出現「兩岸」二字，或恐引發文化議題以外的無謂誤解，建議改名《漢字沿革之研究》。乍聞以為似欠貼切，因為這本小冊子是討論目前兩岸的兩套用字問題，並非專論字形演化的一般文字學書。繼而諦審一想，其實也極為切當：同是漢字，臺灣的《標準字體》正式傳承自夏、商、周、秦、漢以來的正統字，是「沿」；而大陸的《簡化字》經過強大的政治力介入之改造，是「革」。乃不得不佩服南師處處圓融無礙的妙慧。二〇一二年夏間，第一版四刷在臺灣發行前夕，考慮到很難單憑《漢字沿革之研究》的書題而推知書中的實際內容，為求書名與實際能更加顯豁，特向南師請示，可否在今書名之旁別加原名以作為副題，也蒙獲南師贊同俯允。

四、扶持世教，猶龍難識的南老師

李石曾題贈南老師一聯云：「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南老師一生志道行義，悲智雙運。儘管聰明絕頂，卻能精勤不懈，幾乎沒有一日不讀書，宛似要把整個傳統中華文化一口吞盡，涉獵之廣、之深，豈僅融貫儒釋道三家而已？卻又無時不以天下蒼生為念，一心以弘揚並傳行中華文化慧命為歸趨。常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孰開人寶不敬承。處處導人向善，隨緣教化，執持正法，兼攝十方。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梵行。

南老師自題《狂言十二辭》：

以亦仙亦佛之才 處半鬼半人之世
治不古不今之學 當談玄實用之間
具俠義宿儒之行 入無賴學者之林
挾王霸縱橫之術 居乞士隱淪之位
譽之則尊如菩薩 毀之則貶為姦賊
書空咄咄悲人我 弭劫無方喚耐何

以我三十餘年追陪南師之側觀察，以及讀其詩文講辭所得看來，這十二條宛同自書白

描的「狂辭」，堪稱如實語者。試想，面對這樣一位「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的傳奇人物，實際跟他有所交接者本就不多，一般學人即便先能耐下性子將南懷瑾先生全集大略讀過，若缺乏將此身心收攝調和，在禪定工夫上實地履踐一番，僅憑識情浮想，則任呼牛呼馬，恐多不免掉落扣盤捫燭的窠臼！咀嚼古奧經典而後哺養普羅眾生，以助安身立命，凡聞其法音者，無不蒙受教益。昔汪道涵曾云：「南先生最偉大的貢獻，是把古代貴族才會擁有的學問智慧，推廣弘揚，讓一般百姓都能分享。」堪稱知言之論。

人間學問，大抵不外思議論與德慧實踐兩途，前者重在知識，屬於客觀的理解層面；後者重在實修，屬於主觀的踐履層面，兩者缺一，人生都不算完滿。而南老師除「經綸三大教」，猶且「出入百家言」，不止留意客觀的理解，更加注重身心內在修證實踐，且一生服膺真理且扣緊「生命的學問」而精進不已，是真正意義的「實踐的智慧學」之信受奉行者，為後生立下不磨的典範而且是雅俗共賞的。因而著書立說，每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別有鑒裁，普令讀者獲益。對於前來問學者，則都原原本本，如數家珍，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為他們指出一條明路來。也難怪當年英哲李約瑟撰寫《中國科學史》時，有關丹道修煉方面的某些問題，往往遍問海內外專家學者都不得其解，卻都在南老師這裡一一獲得圓滿的答覆。若說南老師是當代傳統中華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者，應是當之無愧的。

五、禪道對書藝之啟示

南老師雖不止一次表示他對於毛筆書法不曾下過苦功，但其書法作品沉著，綿密虛朗，

靈和洞達，體勢與張三豐、白玉蟾相接近，屬於仙道派風格，非人工可致。他對於文學及書畫藝術，也有獨到見解。一九八五年冬，南師離開臺灣，遷移到華盛頓的「蘭溪講堂」居住。來年春間，我修書問候，南師在復函中說：

詩、文、書、畫看似小道，然欲成為大家，頗不容易。有滿清三百年宮廷之環境，方能培養一個溥儒；有後唐之江南小朝廷，方得造就一個李後主作為詞人而已。人人都說李後主詞好，何嘗進思彼以喪失一個國家政權作成本資料，才能寫出幾句纏綿悱惻的好詞章。倘是白屋書生，出身草澤，必須多聞多閱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萬個友，才能漸成大器者。子其勉乎哉！

這一段話，既是他老人家對於文藝創作的深刻體認，也是對我的此番殷切期勉。

個人由於早歲出身寒微，因而深自警悟非剛健難以挺然自立。可剛健慣了，性格連帶影響到作品風格，在創作上常感點畫用筆上鼓努之力偏多。關於這一點，在甲戌（一九九四年）、乙亥（一九九五年）年間已有強烈的自覺，並極力想要加以消融。當時因為臨寫了張旭名下的草書手卷拓片，深受該卷書跡綿密氣脈的啟示。又以曾替大陸昆曲名家張繼青女士來台公演海報題字，有機會前往聆賞其婉轉細膩、掩咽有度的唱腔，對於線條的品質，有了全新的感悟。一九九五年，華正書局為我出版了第四本作品集——《杜忠誥書藝集》，書中收錄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前後六七年間較具代表性作品一〇六件，除了後兩年有點由拳而舞的新作外，更多的是稍早幾年具有心路歷程記錄意義的舊作。書出後，寄了一

冊呈請南師指教，南師在復函中說：

大作選集甚佳。唯從今起，老弟似應放鬆人力手勁，體任天然，方可更上層樓，別樹一幟。不然，終屬凡俗之勝而已。

這及時的策勉，既契合我當時的自覺心境，更強化了我調整創作方向的動力。之後，書寫時的用筆手勁，乃由原本的剛猛逐漸轉而為鬆柔。

此外，我的行草書運筆速度偏快，也是一病。偏偏多年來還特別喜歡寫狂草，筆勢一放，行筆稍疾，便覺留不住筆。雖然深知其病，且常警惕自己要「減速慢行」，然而，染緣易就，習氣堅固，始終就是慢不下來，常以作品中的燥氣未除為恨。近年來，由於勤修準提法與禪定之故，氣機發動，全身氣脈起了極大的變化，原本長期虛羸的身體，隨著丹田氣的恢復，已逐漸轉變為康強。不知不覺間，行筆速度也變慢了，點畫比以前較沉著，線質似乎也更具彈性，書寫時比以前歡喜自在多了。

走筆至此，愈感吾師教化之高妙無限，言語實難表達萬一也。

南公懷瑾先生辭世的傷痛

古國治

懷師走了，有太多太多的傷痛。

懷師一直是中國文化的護持者，中國近一百多年來，因為國體積弱，深受英法德日等國的船堅炮利之害，國人為了圖強，紛紛興起向西方學習之風，從廢除科舉到國家體制改革，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這段期間，中國人一直在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政治，否定自己的教育，否定自己的習俗，最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你可以從南先生的書中，處處看到他為此感到傷心、痛心和擔心。因為文化是立國的精神，是立國的根基，一個人有形而無神，那是什麼樣子？中國人沒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思想，還叫中國人嗎？

所以他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他講《易經》《老子》《莊子》《列子》《參同契》，他講《金剛經》《圓覺經》《維摩詰經》，譯釋《楞嚴經》《楞伽經》，而且講得深入淺出，希望人人都能懂，能夠普及到各個層面，其目的無非為了恢復中國文化的元氣，為自己的國家民族貢獻心力，貢獻智慧，為了做這件事他捨家、捨財、捨身命，說來如何不令人傷痛？

如何捨家？他在大陸有二子，一九四九年獨自一人赴臺灣。在臺灣他另有二子二女，在生活艱苦的情況下，對子女每人送一張大學文憑，做完父親的責任然後送出國，要求他們今後自立，子女想要來看父親，因為身邊有客人要接待，往往推遲另約見面時間，即使見面亦因身邊有學生或客人而不能談話，假如你是他的子女，請問是何感受？他給子女的時間不及別人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為了弘揚中國文化，懷師捨掉了給兒女的時間，捨掉了含飴弄孫，然對子女並非無情，只要有時間有機會亦諄諄教誨，而子女亦付出了對父親的思念。思此，如何不令人傷痛？

如何捨財？懷師沒有房產地產，唯一有的是老古文化事業公司，但是利潤和版稅並沒有置私產，都這邊給那邊給，只要有利於文化的事或別人有需要，都捨出去了。他生活簡樸，一天只吃一餐，吩咐做好菜但不是為了自己，一件衣服經過幾十年還在穿，生活沒有娛樂，曾經有人送懷師名貴的玉器古玩，他堅持不要，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買書又花不了幾個錢，有錢沒錢不在乎，視金錢如糞土，辛苦一輩子，自己沒有任何物質享受，懷師自己當然無所謂，站在我們俗人的立場來說，亦令人傷痛！

如何捨身命？懷師為了弘揚佛法，在臺期間曾數次主持禪七，七天七夜下來，往往因疲憊而大病一場，還不要學生照顧。八十多歲在浙江義烏主持禪七，亦因人多如廁不方便而生病。九十多高齡還是和往常一樣，白天接待客人解答問題，夜裡回覆信函，處理事情或校對書稿，因為要對讀者負責，一言一字不能出錯，出書前均親自校對稿件；後來視力不佳，每天還須以聽的方式校稿，經常還要隨機講課。懷師對自己要求甚嚴，一生忙碌，沒有休息，能作貢獻，儘量貢獻，不計身心勞累，做到不能做為止，除了敬佩之外，何嘗

不令人傷痛？

懷師曾經創建金溫鐵路，那是為了造福鄉里，並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他曾經說過世間須大道，何只羨車行，他想做的事除了弘揚中國文化之外，想開拓一條人走的大道，他的理想是融會東西方文化的精華，集合科學家、哲學家、醫學家等各類專家探索宇宙生命的奧祕，解決唯心唯物的問題，為世界人類作貢獻。而今這個理想尚未實現就走了，令人傷痛！

懷師的學生很多，他將他的人生智慧領悟心得修行經驗貢獻給學生，付出了無數的時間精力，而學生卻不成才不成器，沒有成就，那是很痛苦的事，所以經常感歎沒有學生。如今走了，如何不令人傷痛？

就我個人而言，我年輕時消極悲觀厭世，是懷師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猶如再生父母，給了我新的生命，要不是有懷師，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懷師走了，內心的傷痛，無以言喻。懷師的仰慕者數以萬計，而且有許多人因看了懷師的書而豁然開朗，改變了人生態度，這些人對懷師均心存感激。對仰慕者感恩者而言，因為太多人要來，無數人要來，不能一一滿足，在他辭世時未能親赴靈前致哀致敬，這是很遺憾的事，我亦為此而傷痛。

逝者已矣，一切都化為灰燼，煙消雲散，生死本無常，唯有先生的精神常存，思想常在。願把此傷痛化為學習與實踐，學習實踐他捨己利人的精神，學習實踐他做人做事處處替別人著想的風範，繼續把中國文化的種子傳播下去，把生命智慧的火炬接續下去，遂不辜負他老人家在天之靈。